

PART 3.

在煉爐中與上帝同行  
WALKING WITH GOD IN THE FURNACE

---

你雖受大試煉，如在火中行，  
我全備的恩惠足夠你需用，  
火焰不能傷你，乃成全善功，  
為要除淨渣滓使你成精金。

約翰·呂本 (John Rippon)  
〈穩當根基〉 (How Firm a Foundation)

---

我們已經看了要如何為苦難做準備。現在要問的是：我們如何可以真實、實際地面對並走過那臨到我們的苦難？

今天大多數為受苦者提供的書籍和資源，都不再談到去忍受苦難，而是運用一些在商業和心理學中的詞彙去幫助人們去控制、減少，或是處理壓力、緊張和創傷。人們力勸受苦者要避免負面思想；利用休假、運動健身和支持性的關係來緩衝；解決問題；並「學習接受我們所無法改變之事」。但是這全部的焦點，都是在控制你的直接情緒反應以及環境，然而幾世紀以來，基督教為了裝備信徒能有資源面對試



煉，其所提供的方式比上述這些更好也更加深入。

## 在苦難中與上帝同行

一首有名的詩歌提到，耶穌的「步伐」走過了我們所走過之同樣的悲哀和艱難。

擁戴我主為王，創世之前神子，  
跟祂步伐的人擁戴，祂亦真是人子；  
塵世千萬憂傷，一切經祂親嘗，  
因祂決心擔負諸累，群生得享安康。<sup>1</sup>

如我們所觀察到的，聖經給了一個我們面對苦難的主要隱喻，就是行走——走過某種困難、危險和可能致命的環境。有時會被描述成在黑暗中行走：「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篇二十三：4；比較於，以賽亞書五十：10，五十九：9；耶利米哀歌三：2）。另一個畫面是淌過深水：「我陷在深淤泥中，沒有立腳之地；我到了深水中」（詩篇六十九：2；比較於，詩篇六十九：15，八十八：17，一百二十四：4；約伯記二十二：11；出埃及記十五：19）。也有的是暗示，小心地行走在路滑危險的山路上（詩篇七十三：2）。把這所有隱喻結合在一起的，是一種這樣的堅持：苦難必須要走過去。

行走的隱喻點出了前進的觀念。在古代，有很多人只把逆境看成是某種需要堅持和忍耐的東西，直到它離去以前，都不用退縮或是去感受它。現代西方人則是把苦難看成像是糟糕的天氣，是某種到它過

去之前，都要避免或是和它隔離的東西。但是在行走的隱喻裡，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信仰非比尋常的平衡——走過黑暗、漩渦或是火焰。我們不要失腳，不用任憑苦難肆掠；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自己可以用某種方式來避開它或是完全不為所動。我們要面對並走過苦難，不用吃驚或驚慌，不用否認自己的悲傷和軟弱，不用憤恨或萬分驚恐；但是也不用默默地忍受或屈服，不用投降或絕望。

讓我們特別來考察「走過火焰」的隱喻。火焰當然會產生破壞，帶來痛苦的死亡。在猶太、希臘和羅馬文獻中，它是常見的逆境和關於審判的圖像。<sup>2</sup> 聖經中也有很多經文把苦難比喻成了火焰（詩篇六十六：10；箴言十七：3，二十七：21；撒迦利亞書十三：9；瑪拉基書三：3）。所以我們看到，一般而言，對於逆境和悲傷被描寫成是進到火焰（約伯記十八：14-16；詩篇六十六：12）這件事，不需要過於驚訝。在所有用到這個象徵的聖經經文裡，最著名的一段是在《以賽亞書》四十三章，上帝自己在那裡對他的百姓說：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以賽亞書四十三：2-3、5）

洪水與火焰「代表極其艱難的環境」。<sup>3</sup> 要注意是，就像著名的《詩篇》二十三篇一樣，這裡並沒有應許信徒會免



於困難。上帝並沒有說，「如果你從火中、水中和黑暗中行過；而是說，當你行過時」（譯註：聖經中文譯本並沒有翻出此處在語意上的差異，故此補充）。應許並非祂會把我們從苦難的經歷中挪走。不，應許是上帝會與我們同在，在其中與我們同行。以賽亞進一步發揮這個隱喻表示，雖然上帝的百姓會經歷到火焰，但是它不會「著在你身上」。這看起來的意思是，雖然他們會進到火焰裡，但是火焰不會進到他們裡面。也就是說，它不會進入並毒害他們的靈魂，使他們的心剛硬或是讓他們絕望。

從篇幅比例上來說，《彼得前書》談到苦難之處，超越了聖經中的任何其他書卷。<sup>4</sup>當使徒彼得告訴他的讀者，苦難就像煉金師的火焰，像是熔爐或煉爐時，他想到的是《以賽亞書》四十三章。彼得對那正在面臨苦難的人說話。他說，他們現在是處於一段這樣的時期，「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彼得前書一：6）。「試煉」一詞的希臘原文意思是：「嘗試了解某種東西的性質或是特徵。測驗。」<sup>5</sup>「他們的……信仰遭到了誹謗和醜化。他們的社會地位、家庭關係，甚至可能他們的生計都受到了威脅。」<sup>6</sup>這就是彼得談到的火焰，但是他擴充了隱喻，不只是把苦難描述為火焰，更是熔爐或煉爐，後者可以摧毀也能夠提煉，端看投進火焰中的物品和對待它的方式。所以彼得補充說：

試煉……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得前書一：7）

我們在〈導論〉中很簡短地看了這個圖像：逆境就像是沒有將你摧毀的火焰，反而可以煉淨、強化和美化你，就像是熔爐之於礦石。



它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它又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金子是一種很寶貴的金屬，若你把它放在火焰中，它可能會變軟、熔化，但是卻不會燒起來，化為灰燼。<sup>7</sup>然而，金子卻也能充滿雜質，而這些雜質是可以被銷毀的，若把它放進火焰裡，它們就會被燒掉或是浮上表面，好讓煉金師可以把它濾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火焰是「企圖」要毀掉放在火裡的金屬，但是卻只成功地把它變得更加純淨和美好。

現在，彼得把在耶穌基督裡有得救信心的基督徒，喻為充滿雜質的金子。與我們對上帝信心參雜在一起的，還有與其爭競的各種委身：安逸、權力、驕傲、享樂和自我。我們的信心大部分都還是抽象的、理智的，而且不是很真誠。或許在認知上我們相信自己是罪人，蒙上帝的恩典得救；但是心理實際運作的預設卻是：我們之所以會過得不錯，是因為我們更得體、更開放包容、更努力、更有愛心，或是比別人更聰明。我們的品格裡有很多缺陷——在批評面前太脆弱、批評人的時候又太刻薄；我們不善於聆聽；或是對我們認為愚昧的人不夠仁慈；太衝動；太膽小懦弱；太有控制欲；或是不可靠。有很多時候，即便它已經陰沉地籠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也傷害到其他人了，我們還是看不見。

然後苦難就來了。膽小和懦弱，自私和自憐，易於苦毒和不誠實——這些靈魂中的「雜質」就被試煉和苦難給揭露和挑了出來，就像煉爐挑出了那未被煉淨之礦石中的雜質那樣，最終我們可以看見自己的本相。就像火焰工作在金子上那樣，苦難可以摧毀我們裡面的某些東西，然後煉淨並強化其他東西。



但是也可能不會！這取決於我們的回應。彼得用各種方式力勸他的讀者，不要被苦難震懾住（彼得前書四：12），不要放棄盼望。當受苦的時候，他們應該「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主」（彼得前書四：19），他也承諾說，「那賜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彼得前書五：10）。彼得是在說，烈火的煉爐並不會自動地把我們變得更好，當我們在火焰裡，我們必須承認上帝，依靠祂，與祂交談並相信祂。上帝自己在《以賽亞書》四十三章說，祂必與我們同在，在火焰中與我們同行。在我們的苦難裡與祂擁有個人的關係，是在其中可以變得更強而非更弱的關鍵。

## 煉爐裡的三個人

《以賽亞書》四十三章第二至三節的這個應許，在三位猶太人的故事中，實實在在地成真了。那時他們被擄到尼布甲尼撒作王的巴比倫，這個故事記載在《但以理書》第三章。<sup>8</sup> 記載告訴我們，國王製作了一尊巨大的金像，把它豎立在公共場所，雕像的身分並沒有被具體的說明，或許這點是故意的，因為這樣它就可以被看成是代表國王自己，或者是王的神祇，或是帝國本身，甚或三者合一。巴比倫就像多數的近東國家，是一個宗教多元的社會，每個城市和地區都有自己的神明，所有人也都可以自由地向其他神祇朝貢。然而尼布甲尼撒卻要追求，無論何時，只要他的樂師奏樂，每個人就要向那座雕像下拜，並且「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但以理書三：6）。王的目的很清楚，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敬拜各式各樣的神祇，但



是所有人都必須向一個對象朝貢，那就是國家政府的權力。故事告訴我們，絕大多數的人都甘心屈服了，除了在政府部門服務的三位猶太年輕人。他們的巴比倫名字是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他們知道，順服國王會違背他們對以色列上帝的信仰，這位上帝啟示了自己並非諸神之一，而是全世界的獨一上帝。他們拒絕在所訂的時間內下拜，所以消息就傳到了王那裡。國王傳喚他們到自己面前，並且威脅表示，如果他們不順服的話，就會遭受到快速且痛苦的死亡。

尼布甲尼撒問他們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你們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嗎？你們……若不敬拜，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但以理書三：14-15）

這三個人發現自己與古往今來、成千上萬的人一樣，遇到了同樣的困境，那些人拒絕讓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滿足極權統治的要求。從各方面來說，這三位年輕人也代表了——所有突然發現痛苦苦難意外臨到自己，而且不是他們的錯之人。然而，尼布甲尼撒之命令所得到的回應，是一個很有名的無條件拒絕。這三個人對王說：

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上帝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書三：17-18）



在這個回應裡，有一種在信賴與謙卑之間幾乎是弔詭的平衡。他們的話裡結合了我們會將其視為彼此矛盾的元素。一方面表達出一種堅強的信念，相信上帝不僅能夠拯救他們，而且事實上會拯救他們（但以理書三：17）。但是，隨後我們又困惑地看到了下一句話，是以「**即或不然**」為開頭。如果他們對上帝有信心，又為什麼還要承認會有無法得救的可能呢？

答案是，他們的信心確實是在上帝身上，而非自己對於「以為上帝會做什麼」的有限理解。他們心裡有確據，肯定上帝會拯救他們；但是，他們沒有傲慢到肯定自己是「正確地解讀了上帝」。他們知道，上帝沒有義務要按照他們有限的智慧去工作；也就是他們的信心是在上帝本身，而非某種他們想要上帝促成之事。他們信靠上帝，這包括了相信上帝遠比他們更清楚事情該如何發生。所以他們在根本上所要表達的是：「即使我們的上帝不救我們（而這也是對的），我們還是會敬拜祂，而不是敬拜你。無論祂是否與我們的看法一致，我們都要敬拜事奉祂。我們違背你，並不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能夠存活，而是因為我們的上帝**才是上帝**。」

我常常聽到人家說，「若想讓上帝祝福我們，我們就必須毫不懷疑、確切地相信，上帝會祝福我們。」但是我們沒有在這裡看到這點，在聖經其他地方也沒有看到這種態度。思考一下那些偉大的僕人吧！從亞伯拉罕、約瑟、大衛，到耶穌自己，他們常常禱告，但是卻沒有得到自己所求的答案。若我們說：「我知道祢會回應這個禱告，上帝，祢不可能不回應。」那麼我們的信心其實不是在上帝的智慧，而是在我們自己。身為一位牧師，我曾聽到有無數的人說：「我信靠上帝，我很努力地在為『什麼……』禱告，但是祂從來沒有賜給我。祂辜負了我！」然而準確來說應該是，他們最深的信心和盼望，其實是在於



自己替生活建構的一整套程序，而上帝只不過是他們為了達到那個目標所用的一種工具。頂多可以這樣說：他們相信的是「上帝加上我對我生活的計畫」。但是這三個人信靠的是上帝自己（句號）。

「我就知道祂會救我」這類的思考模式，或許表面上看來很有信心，但是背後卻是充滿了焦慮和不安全感。我們很害怕祂也許不會回應我們求救的禱告。然而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真的是「徹底地」相信上帝，所以他們一點也不緊張。他們在靈性上已經有防火罩了，他們已經預備好要得救或是死亡——無論是哪一種方式，他們都知道上帝會得榮耀，而他們也會與祂在一起。他們知道上帝也許會救他們脫離死亡，或是會透過死亡來拯救他們。

他們最大的喜樂是尊榮上帝，而不是利用上帝來得到自己在生活中想要得到的東西。於是他們無所畏懼，沒有什麼可以打倒他們。

## 煉爐裡有四位

當尼布甲尼撒得到這個大膽的回應時，他更是怒氣衝天，大發雷霆。他讓火窯裡的火燒得更旺，甚至是熱上七倍。叫人把這三個人綁起來，扔進火窯。火焰是如此的炙熱，以至於連那把他們扔進去的士兵都被燒死了（但以理書三：22）。但是當王往火焰中觀望時，眼前所見之事卻使他大驚失色。



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我捆起來扔在火裡的，不是三個人嗎？」他們回答王說：「王啊，是。」王說：「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但以理書三：24-25）

王不僅沒有聽到痛苦的哀嚎，也沒有看到三具身體正在痛苦的萎縮，反而是看見四個人平靜地行走在火中，既沒有被綁著，也沒有受傷。引起他注意的是第四個人：「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顯然就算是透過煙霧與火焰，那個人看來也是一位大有能力之人。他看起來有點像是超人，是神聖的。很明顯的，那三個人可以在火中行走卻沒有著火，就是因為這第四個人與他們一起同行。我們也注意到了，他並沒有和另外三位一起走出來。

他是誰？在舊約中有一位神秘人物，簡稱為「耶和華的使者」——不只是某位天使，而是那位使者。後來尼布甲尼撒其實也有說，主「差遣使者救護」了他們（但以理書三：28）。這是誰？他不像在聖經其他地方出現的天使。當他顯現出來，在燒著的荊棘叢中對摩西說話的時候，聖經說，他的話就是上帝的話；他說話就是上帝說話（出埃及記三：2-6）。當這位使者出現時，他受了敬拜（約書亞記五：15），但是其他天使卻是拒絕接受敬拜（啟示錄十九：10）。看見這位使者就是看見了上帝（士師記十三：16-22）。這位使者很神秘，因為他看起來像是上帝自己以可見的形式出現。的確，基督徒幾世紀以來都理解了他是誰。舊約學者莫德（Alec Motyer）把這一切做了很好的總結：

「使者出現時，就好像是慈悲的神『屈尊降臨』，雖然神自己若真的



臨有罪的人中，祂必然會將人燒得精光……神的使者未曾使神的神性有任何一絲受損，就可代表聖潔的神來陪伴有罪的人。在聖經，只有一位是與神完全相等，又與神又有別的。那一位，不曾丟棄祂所有的本性和神的特質……就能屈尊自己來陪伴罪人……耶穌基督的顯現。」<sup>9</sup>

所以，這段經文以大有能力的方式既向後也向前看。那位炙熱、神聖的朋友是一個之於《以賽亞書》四十三章第二與五節（譯註：原文記為第三節，經查後修正）的生動註釋——「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當上帝說「我會與你在火中同在」時，誰能預料到上帝所說的會有多麼具體？你看見了嗎？祂為了要與我們同在，是多麼的不遺餘力。當我們想起，耶穌在永恆中是活在難以想像的榮耀和福樂裡，我們就會明白，祂在地上的一生對祂來說，就像是在火爐中行走。

耶穌基督出生時，祂就以我們有限、軟弱的人性來與我們同在。祂的一生都在壓力之下，常常受到試圖要殺祂之人的攻擊（路加福音四：29），一直被人誤解、拒絕。然而，就在祂生命的結束，在十字架上時，祂在最高意義上進入了我們的煉爐。祂像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一樣，被極權政府不公正地定罪，承受痛苦的死亡。

但是在耶穌進入苦難煉爐時，沒有人在那個火爐裡與祂同行。祂是完全獨自一人在裡面，沒有神聖的一位與祂並肩，因為祂在十字架上呼喊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當上帝憤怒的火焰將祂燒透，毫無攔阻地



燃燒祂時，祂完全是獨自一人。」<sup>10</sup> 為什麼？為什麼上帝會與這三位猶太被擄者同在，卻不與祂的獨生愛子同在？答案是，耶穌在十字架上不僅是與我們一起受苦，更是在為我們受苦。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是好人，但是他們仍然是有缺陷的人。大衛說，若有任何人把我們手上和心裡的罪記錄下來，那沒有一個人能夠站立在上帝面前（詩篇一百三十：3）。所以，這三個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完美純潔的生活，而配得主的拯救。上帝可以在火中與他們同行，乃是因為祂在耶穌基督裡來到了地上，走過了他們和我們所當得的懲罰火焰。那就是為什麼祂可以饒恕並接納那些信靠祂憐憫的人，也就是為什麼祂可以在火焰中與我們這些有缺陷、不配得的人同行。

## 煉爐的功課

我們要學什麼？若你相信耶穌，安息在祂裡面，那麼苦難與你的品格，就會像是烈火與金子的關係。思考一下我們都想要的四件事——你想要知道你是誰，知道你的力量和軟弱嗎？你想要成為一位有同情心的人，可以有技巧地幫助受傷者嗎？你想要對上帝有深刻的信靠，以至於即使在生活中遭遇失望也不動搖嗎？還是你只想要有智慧，可以明辨生活的方向呢？這是四件值得擁有的關鍵事情——但是，沒有一件是可以不經苦難就輕鬆獲得的。除非你經過磨練，否則你就無法知道自己真正是誰；除非你自己受過苦難，否則就無法真正同理和安慰其他受苦的人；除非你正在往下沉，否則就無法真的學習到該如何信靠上帝。

我們也從這則故事中學到了，上帝在烈火中也與我們同在。這是一則比喻，意思是祂知道活在世界的悲慘中是什麼滋味——祂理解。



這意味著祂就在我們旁邊，我們在艱難中可以認識和依靠祂，祂與我們同行。但是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願意與祂同行嗎？若我們創造的是一個「我計劃的假神」，那麼當生活崩塌時，我們就會直接假設它拋棄了我們，我們也不會去尋求它。

考慮到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都知道，苦難不只是煉淨，它也可以是硬化和吞噬。已經有很多人都被苦難擊垮了，而且垮得很厲害。所以，你要做什麼才能因著苦難成長，而不是被它摧毀？答案是，你必須與上帝同行。這是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是，我們必須把上帝當作上帝、當作祂正在那裡來對待祂。當然這意味著：去跟祂說話，在禱告中向祂傾心吐意；意味著信靠祂。但是最重要的是，這代表要用你心裡的眼睛去看見，當耶穌走上十字架時，祂是如何地為了你而進到火焰，這是你需要知道的，好讓你可以信靠祂，緊抓住祂，而打從心裡成為更純淨的金子。若你帶著感恩的驚歎，記得耶穌為你被扔進了那終極的煉爐，你就可以開始感受到，祂在你那更小的煉爐中與你同在。

這也代表著：記得福音。祂被扔進了終極的火焰中，就是我們當得的火焰。這正是我們如何得救的原因：若我們相信祂，那種憤怒就一點都不會臨到我們頭上。然而，若你相信上帝只救那些過了一個美好生活的人，那會是如何？如果這是你的信念，那麼當苦難來襲，你就會變成不是憎恨上帝，就是恨自己。或者你會說：「我已經過了一個夠好的生活了，我配得更好的人生，上帝錯待了我。」或是：「哦，



我的生活一定是沒有活出像我該活的那樣，我是個失敗者。」無論是哪種方式，你都會絕望。所以，忘了福音的心，會被怒氣和罪咎感撕裂。

若你沒有帶著福音進入煉爐，你就不可能在那裡找到上帝。你會很肯定地認為，祂嚴重地錯待了你，或是覺得自己做了可怕的錯事，你會感到非常孤單。沒有帶著福音進入火焰，是人所能做之最危險的事。你會對上帝生氣或是對自己生氣，或者對兩者都生氣。

但是若你被扔進煉爐時，你對自己說：「這是我的煉爐，我並不是因罪而受罰，因為耶穌已為我被扔進那終極的火焰裡。所以，祂若為我堅定地走過了那最猛烈的火焰，那我也可以為祂堅定地走過這更小的煉爐。而我也明白，這意味著若我信靠祂，這個煉爐只會把我變得更好。」

讚美詩作者約翰·呂本給出了這個經典表述：

若淌過深水，是我召你走，  
洶湧的惡浪，不能卷你丟；  
有我在你旁，艱難變祝福，  
你最深憂愁，變聖潔之路。

雖然有患難，經水火試煉，  
我必賜給你，豐足的恩典；  
患難與試煉，無法將你害，  
你必成精金，永遠不朽壞。

靠近我的人，靈魂享安息，

在我懷中的，我永不丟棄；  
仇敵無法侵，災害不能臨，  
我必常保護，一直無窮盡！

《穩當根基》

(譯註：現有中譯版本節數有缺，此處根據中譯略為修訂，  
並補譯原詩。)

## 與上帝同行之路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在苦難中與上帝同行，代表要把上帝當成是上帝來對待，將祂看作是在那裡，就在現場。「行走」並不戲劇性，但是有它自己的節奏——它是由穩定、重複的行動所組成，你可以恆定地維持這個行動很長一段時間。上帝在《創世記》十七章第一節並未告訴亞伯拉罕，要「在我面前翻跟斗」或是「在我面前奔跑」，因為沒有人可以日復一日地維持這種行為。有很多人把屬靈成長想成像是高台跳水。他們說：「我將要把生命獻給主！我要改變所有這些可怕的習慣，我準備要轉變了！再給我六個月的時間，我就會變成一個新的人或是新女性！」然而，行走卻不是這樣，行走是日復一日地禱告；日復一日地讀聖經和詩篇；日復一日地順服，與基督徒朋友交談，參加集體崇拜，委身並全面參與教會的生活。它是有節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續。與上帝同行是一個比喻，象徵著緩慢但穩定的進步。

所以，在苦難中與上帝同行意味著，一般而言，你不會經歷到從你的問題、悲傷、懼怕當中有某種即刻的解救。但



是，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會有一個你得著驚喜的時候，有難以言喻、「出人意外的平安」。會有一些日子，某種新的洞見會像一束光照進一間黑屋那樣地臨到你。肯定會有進步，這是行走隱喻中的一部分，但是一般而言，它是一種緩慢而穩定的進步，只有在你堅持著行走本身那種固定而日常的活動時，才會出現。「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四：18）

而那些固定又日常的活動是什麼？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具體方法，才能維持與上帝的團契，並在我們困難時刻變得更強而不是更弱？我們在整本聖經中看到，受苦者在面對苦難時，有很多不同的行為和方式。我們蒙召行路、哀慟和哭泣、信靠和禱告、思考、感恩和愛，還有盼望。在這本書剩下的部分，我們將在相應的章節中來探索這其中的每一面。

這些活動是互補的策略，沒有一個是可以被丟掉的，但是基於苦難的種類，也基於人的性情和其他獨特的環境，有些可能會因此而更重要。所以，之後要討論的幾種處理苦難策略或方式，我們一定不能把它們看成是一套步驟，也不該把它們想成是對每個人來說，都一樣重要。如我們所說的，沒有兩條走過苦難的路，是完全相同的；但是，聖經呼籲受苦者要做的事，也沒有一件是可以被忽略的。

## 瑪麗·珍（Mary Jane）的生命故事： 黃金

我六十二歲，也是一位四歲的基督徒。

兩個禮拜前，我聽到了在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中一位女士的見證，她經歷的苦難，用恐怖都不足以形容。我知道那

種排山倒海而來的感受，突然間，我也再次經歷到自己在十歲時被性侵的感受——恐怖、陰森的危險、一籌莫展。然後講者說了一句話打中了我的心，我趕快把它寫下來，因為它是我的真理，那是答案。

她說：「我們的苦難，是我們的黃金。」我因為這句話，理解到耶穌在我苦難中做了什麼。

有某種東西在衝擊著，是在我之外的——強大，完全，支撐著我去重新經歷過去的恐怖。就像是祂叫我穩坐在那裡，並且不要分心。我明白——我不是羔羊，祂才是，也一直是我的羔羊。雖然聽那個見證的感受讓我覺得很刺耳，但是祂卻安全地擁著我，甚至是堅定地抱著我。祂自己的苦難交織了祂那如上帝般的愛。

我把那次的性侵深埋在心底。我學到了事情是怎麼處理的：不要求幫助，不會有任何的幫助。不要作聲，妳不配得救。要提高警覺——生活不安全。

大學時我進入了一段受虐的關係。那個人懲罰我，因為我「有罪」、有極大的「背叛」——因為我不是處女。後來我試圖自殺，因著上帝的恩典我被人發現了，於是在醫院裡待了兩個禮拜。但是當我出院之後，我卻在同一天遭到兩個人的性侵——虐待我的前男友，還有那間精神病房的實習醫生。

我再一次學到了：不要去期待會有幫助，不會有任何的幫助，妳不配得救。

我人生的中段（從二十五歲到五十九歲），可以分成這幾章：「開心」、「開心但有問題」以及「純粹是問題」。



「開心」：我結了婚，在歐洲四個都市生活著，有可愛的孩子，冒險，追求事業，高朋滿座，學習各國的語言。

「開心但有問題」：若沒有工作來定義我的話，我是誰呢？我需要有一個完美的自己和完美的生活。然而相反的，我有的卻是——討厭的抑鬱、孤獨、需要。我覺得所有人都很不守規矩！不完美的朋友，不稱職的公公，愛發脾氣的婆婆，不近人情又「難搞」的學校管理人員。

「純粹是問題」：回到美國之後，在接下來的十二年裡，我們那青少年和剛成年的孩子們，面臨到霸凌、上癮、飲食失調、犯法邊緣的問題，最後還差點死掉。儘管做了心理治療、瑜伽、參禪和匿名戒酒會的家屬團體（Al-Anon），但是最令我心碎的，還是要面對這樣的事實：我不但沒有幫助到他們，而且還是他們最大問題中的一部分。我從匿名戒酒會的家屬團體中學到了一點東西，而這讓我感到慚愧：「我實在不能幫助他們，但是上帝能。我要放手給上帝。」

是的，上帝真的幫助了我們。我那無神論的兒子，像是晴天霹靂一樣，突然變成了一個基督徒。這個我所深愛的兒子，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新的人。他問說，他可以如何地為我們禱告——就在他與他的特種救援部隊，被派到阿富汗的時候。只是至今我們仍在受苦，因為我們看過他生命垂危之際，那在我們心裡有一種無言的刺痛。

然而，上帝的救恩使命卻是房間裡最大、最響的東西。祂擁有了我。我看見苦難的猛烈是如何變成了某種如上帝猛烈之愛的東西。像是祂在說：「妳現在是歸於我的。如今妳可以自由地愛我，愛我的深度會像過去的懼怕那樣的深。現在妳知道真正的重點——愛我，帶著我賜給妳的力量，在我的救恩使命中服事我。」我心裡知道，無論我在哪裡，耶穌的能力實際上都與我同在。我所要做的，就只是轉向祂，

在我的苦難中從頭到尾都信靠祂，而祂會做那剩餘的部分。  
我們的苦難成了祂手中的黃金。「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路加福音十：19)

所以，祂一直都在那裡與我同在。  
上帝大有能力地在「挪去我的自我中心」上動工。這就是以賽亞所寫之煉金師的火焰，它很猛烈，但是只要我每天都能記得轉向祂，把整個生命都交託給祂，祂會做那剩下的一切。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 1 雖然人們大多認為，〈擁戴歌〉（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這首讚美詩的絕大部分，是 Matthew Bridges 所作，取自於他在一八五二年的作品《基督受難記》（*The Passion of Christ*）。但是我們所引用的這一節（即第三節），人們則是將其歸功於 Godfrey Thring 在一八七四年的 *Hymns and Sacred Lyrics* 作品。此為公眾為符合原文文意而加以修改的。另，常見的《擁戴我主為王》版本，並沒有這一節。）
- 2 Karen H. Jobes, *1 Peter*,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Baker, 2005), p. 94.
- 3 J. Alec Motyer, *The Prophecy of Isaia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p. 331.
- 4 「動詞『受苦』在新約中出現了四十一次，其中十二次是在這封簡短的書信裡；名詞形式出現了十六次，其中有四次是在這裡……這些資料清楚地表明了，苦難是《彼得前書》中一個重要的主題。」 I. Howard Marshall, *1 Peter*, The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 (Inter-Varsity Press, 1991), p. 89n.
- 5 Frederick W. Danker and Walter Baue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793.
- 6 Marshall, *1 Peter*, p. 42.
- 7 彼得說金子「被火試驗、仍然能壞」，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他相信火焰可以摧毀金子。火焰可以熔化但卻不能摧毀它。大多數的解經家相信，彼得在這裡是把金子和信心作出對照。他「只是簡單地對照了信心與金子，表示其中一個會存留到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卻不會。」 Marshall, *1 Peter*, p. 41n.
- 8 很多解經家把《但以理書》三章的故事，看成是《以賽亞書》四十三章第二節的 Midrash（編註：一種猶太人在解經上發展出來的詮釋傳統），或是註釋。參看，John E. Goldin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 30 (Word, 1998), p. 68.
- 9 莫德，《出埃及記——從異鄉到家鄉》，葛熙樂譯，頁 71，校園書房出版社，2012。  
J. Alec Motyer, *The Message of Exodus: The Bible Speaks Today*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p. 51.
- 10 Iain M. Duguid, *Daniel*,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P&R, 2008), p. 58.

---

我活著為要見證祂的大能何其多，  
祂曾領我喜入泣，現要帶我憂成歌。

喬治·赫伯特 (George Herbert)

約瑟的彩衣 (Joseph's Coat)

---

我們在理解了更一般性的原則後，現在可以安全地處理每一項具體的方式或策略了，就是聖經為要領我們走過苦難而鋪陳的策略。它們沒有一樣是單獨完備的，我們也不該把將其解釋成一項一項的系列「步驟」，像是食譜那樣去依樣畫葫蘆。它們彼此重疊也相互包含，並且基於原因、性情和其他因素，我們也要按照不同的方式去實行。

## 哀慟的消失

羅納德·理特格斯 (Ronald Rittgers) 的權威作品《苦難的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of Suffering*)，追溯



了路德（Luther）和德國改教家，是如何力圖恢復更符合聖經之於苦難的思路。他們相信中世紀教會及其預設——苦難下的忍耐可以賺得救恩，是落入了一種新的、異教式的斯多噶主義（Stoicism）。路德會人士強力主張，耶穌承擔了對於我們罪的所有刑罰，因此，我們不需要贏取基督的幫助和關心，就可以確信祂是慈愛地在我們的苦難中與我們同在。

然而，理特格斯主張，路德會似乎還是在某個角度上跟隨了中世紀教會，就是忽略聖經見證了「哀慟」的重要性，沒有將這看成是對困苦和悲慘的正當回應。為數不少的詩篇都被稱作是「哀歌詩篇」，它們是憂愁和悲傷的痛苦吶喊。詩篇作者常常抱怨別人的行為，甚或是被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所困擾。而有些詩篇表達的是對上帝本身的挫敗感。<sup>1</sup>《詩篇》四十四篇第二十三節說：「主啊，求你睡醒，為何盡睡呢？」《詩篇》八十九篇第四十九節說：「主啊，你從前憑你的信實向大衛立誓要施行的慈愛在哪裡呢？」還有，《約伯記》也充滿了哀慟的哭號，耶利米的有些先知言論也是如此。耶利米甚至把上帝比喻為看來恆久卻乾涸的水道：「我的痛苦為何長久不止呢？我的傷痕為何無法醫治，不能痊癒呢？」先知向主呼喊。「難道你待我有詭詐，像流乾的河道嗎？」（耶利米書十五：18）

理特格斯說，路德會的人因為關注在基督徒不要去懷疑基督的愛，所以削弱了哀慟的正當性。他主張，早期的改教家創造了一種文化，是不樂見在其中有懷疑或是抱怨的表達。他們教導基督徒不要哭泣或是哭喊，而要透過毫不畏縮、喜樂接受上帝旨意，來對上帝表現出自信。理特格斯引證了早期路德會的作者，他們甚至對於《約伯記》出現在聖經中，都感到不安，因為質疑上帝（就像約伯那樣）是很可怕的罪。一位神學家為了解釋這卷書之所以會出現在聖經中的原



因，就說，上帝是想要向我們表明，就算是信心如約伯那樣軟弱的人，上帝仍然可以赦免和憐憫。<sup>2</sup>

當然這有某部分是成立的。約伯並未像他該有的那樣去運用信心，並且他在最後一章也承認了這點，他對上帝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約伯記四十二：5-6）。然而，斷言約伯的傾吐、哭喊和哀慟是完全不當，這並不符合聖經經文。

例如在第一章，當約伯最初聽到關於孩子死亡和財產損失的一切壞消息時，我們被告知「約伯便起來，撕裂外袍」然後「伏在地上」（約伯記一：20）。但是作者接著補充說，「在這一切事上，約伯並沒有犯罪」（約伯記一：22。譯註：聖經《新譯本》）。這個人在此的行事方式，都會讓很多虔誠基督徒認為，其少說也是不合宜或顯出缺乏信心的行為。他撕裂了衣服，伏在地上大聲呼喊，他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斯多噶式的忍耐。但是聖經經文說，「在這一切事上，約伯並沒有犯罪。」到了這卷書的中段，約伯於咒詛自己生日以及發出憤怒質疑時，他幾乎是等於在指控上帝不公正。然而，上帝最後對約伯的判決，卻是令人吃驚地正向。在書的結尾，上帝轉向在約伯朋友中為首的以利法，說：

「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現在，你們要取七隻公牛，七隻公羊，到我僕人約伯那裡去，為自己獻上燔祭，我的僕人約伯就為你們祈禱。我因悅納他，就不按你們的愚妄辦你們。」



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於是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照著耶和華所吩咐的去行，耶和華就悅納約伯。

（約伯記四十二：7-9）

約伯用強烈的情緒和高昂的修辭表達了他的哀傷，他並沒有當上帝的「乖乖牌」，很有禮貌地禱告，他赤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感受。雖然上帝的確也（如我們後面將會看到的）威嚴地呼籲約伯，要承認祂測不透的智慧 and 威嚴，然而，至終祂還是維護了約伯。

##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所以，對一位身處在憂傷和悲痛中的人，我們只對他們說：要振作起來。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對他們更溫柔、有耐心，而這也意味著我們應該對自己更加溫柔與耐心。我們不應該假設：如果我們信靠上帝，就不會哭泣或是覺得生氣、沒有希望。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描述了一位神秘的受苦神僕，《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揭示，我們過犯的罪債將要加給祂，讓祂去承擔，透過祂的受苦，我們的定罪可以被除去。《以賽亞書》四十二章第三節談到那位神僕說，「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翻譯為「壓傷」的希伯來文，意思並不是一種細小的傷口，而是指一種深入的挫傷，破壞了重要的內臟；換句話說，那是一種致命傷。若用來形容人，它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看不出來，卻是一種致命的傷害。而用來指壓傷的蘆葦時，這表示蘆葦稈已經被凹折到一個狀態是：雖未完全斷開，但卻因為已經被折成這樣，以致永遠都不可能再有產物。然而，這位神僕卻做了別人都無法做到的——祂可以

醫治它，讓它再次結穗。

這位神僕是誰？基督教會從一開始就把祂理解為耶穌基督本人（使徒行傳八：32-33），並且《馬太福音》十二章第二十節也說，耶穌不會折斷壓傷的蘆葦，也不會吹滅將殘的燈火。它的意思是，神僕耶穌基督在意毫無希望的狀況，祂關心脆弱的人，祂愛那些遭受擊打、衝擊和壓傷的人。祂們也許外表看不出來，但是裡面正在漸漸死去。耶穌直見人們的心底，也知道該怎麼做。祂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詩篇一百四十七：3；以賽亞書六十一：1）。

讓我為你舉個例子。在《列王記上》十八至十九章，我們讀到了以利亞的事奉。以利亞是一位大能的先知，一位偉大的神人，但是他在事工的壓力下快要崩潰了，百姓反對他和他的訊息，雖然他是奉主的名而發話，但是他們仍然不聽。以利亞雖是一位偉大的先知，但也只是一個能夠承受得起這麼多的失望、反對和苦難之人。他灰心喪氣，想要自殺。他來到曠野，對上帝說：「求你取我的性命吧，我不想活了。」（參考，列王紀上十九：4）然後躺在一叢灌木下，進入了難熬的睡眠。

現在，這裡有一位灰心喪志之人，一個被壓傷的人，這裡有個人正在飄搖，他的燈火就要熄滅了。而他處理自己苦難和壓力的方式也不怎麼好，他沒有說：「我要單單靠主喜樂！」不，他是想要死。所以上帝派了一位天使給他，你知道天使第一件做的事，是什麼嗎？天使為他煮了一頓飯。

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他觀看，見頭旁有一



瓶水與炭火燒的餅，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列王紀上十九：5-8）

上帝為這位受苦者派了一位天使，天使有沒有對他說：「悔改吧！你怎麼敢對我失去盼望？」沒有。或是天使有這樣說：「歡喜吧！我帶來了好消息。」也沒有。天使有問他任何鑒察人心的問題嗎？沒有。天使是拍了拍他，而不是用力地搖他，天使拍他的方式，就像是你去問候或者溫柔地拍拍某人那樣。之後天使又為他煮了一些東西，說些鼓勵的話：「你還需要些力氣才能趕路。」他讓以利亞再睡一覺之後，再次替他煮了一頓飯。

若你有讀完這整段敘事，你就會知道以利亞需要的不是只有這些。最終上帝臨到他面前，挑戰他走出絕望。上帝問了他一些問題，讓他開口說話並挑戰他對事情的解讀，向他指出事情並非像他想的那樣絕望，並且上帝啟示說，對於以色列，祂還有一個計畫。（列王紀上十九：9-17）

但是講道理和解釋，並非上帝對以利亞所做的第一件事。上帝知道先知也是一位有形體的存有——他精疲力盡、彈盡糧絕了。他需要休息和食物，需要撫慰和溫柔。在這之後，上帝才來對他說話。這裡的平衡很引人注目，今日有些人把抑鬱理解成是完全生理性的，只是大腦化學反應的問題，所以認為只要用藥和休息就好了。另外一些人（通常是基督徒）則可能是反過來，來到一位憂鬱的人面前，只是對他說：「要鼓起勇氣，悔改，與上帝建立好的關係，振作起來，做對的事情。」但是上帝在這裡卻向我們表明，我們是複雜的被造物，



是既有身體也有靈魂的。過度簡化的處理方式會折斷壓傷的蘆葦，吹熄將殘的燈火，而上帝不會這麼做。在適當的時候，一位灰心之人也許會需要面對質問，接受挑戰；但是她也可能會需要去海邊走走，吃一頓好吃的。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意味著，耶穌對被壓傷的人很溫柔，絕不會苦待他們。理查·薛伯斯（Richard Sibbes）是十七世紀偉大的清教徒傳道人，寫了一本經典作品叫做《壓傷的蘆葦與將殘的燈火》（*The Bruised Reed and a Smoking Flax*）。他在書中說：

為了進一步表明基督向一切被壓傷的蘆葦所施的憐憫，我們當思想，祂所借用的名字，都是來自最溫柔的受造物——像是羔羊、母雞（路加福音十三：34）。請思想，耶穌會醫好傷心的人（以賽亞書六十一：1），當祂受洗時，聖靈降臨在祂身上，形狀彷彿鴿子，為要彰顯祂具有鴿子的特性，是溫柔的中保。請聽祂的邀請：「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馬太福音十一：28）。祂是醫生，能醫治各種病症。祂流出祂的寶血，以至於死，為要醫治我們的靈魂。既然在我們與神之間有這樣一位中保，祂不僅僅是我們的朋友，又是我們的丈夫與長兄，我們就永遠不用害怕到神面前來。我們感覺被壓傷時，也當從這個真理得堅固。當思想……「倘若基督這麼憐憫，不折斷我，我也不會因絕望而折斷自己……」<sup>3</sup>

重點是這樣：受苦的人需要能夠哭泣、傾吐心意，而不



是直接叫他閉嘴，再告訴他該怎麼做。我們憂傷時也不該這樣對待自己。有一位於生命不同時期失去了三個兒子的人，他在《靈車上的看見》（*The View from a Hearse*）中，論及了憂傷：

我坐在那裡，撕心裂肺。有人來跟我說上帝的行事，說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講墳墓後的盼望。他一直在講，他說的，都是我知道對的事。

我不為所動，只希望他可以趕快走。終於，他走了。

又有一個人坐到我旁邊。他沒說話，也沒問誘導性的問題，只是坐在我旁邊一個多小時，在我說話的時候聆聽，簡短回答幾句，簡單禱告一下，就走了。

我被感動，得著了安慰。我不想看他離開。<sup>4</sup>

我的弟弟比利（Billy）是一位患有愛滋病的同性戀者。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堅持教會的歷史性教導，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罪。當比利狀況惡化住進安寧病房以後，我的父母當時雖然已經七十多歲，還是飛了將近一千英里，晚上睡在親戚書房裡的折疊沙發床，就為了陪在比利身邊七個月，每天照顧他十四個小時。他們沒有把彼此之間的不同，拿出來與他對質，甚至連提都沒有提，他們一口一口地餵他果汁，一勺一勺地餵他優酪乳，服事了他最基本的需求。最終，是比利自己提出了造成家人多年不睦的問題，他之所以能這麼做，是因為我的父母創造了一個充滿關懷的氛圍，讓人覺得這種坦誠的討論可以安全地進行。我們在真理和眼淚中談了這些問題，許多關係和靈性問題都得

到了解決。

## 在黑暗中哭泣

教會很少為哀慟提供一個空間，而且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不讓受苦者有這樣哭泣和吶喊的自由：「主啊，祢在哪裡？祢為什麼不幫助我？」費爾伯（John S. Feinberg）感受到當人們在這樣對他說話（直接或間接地）時的刺痛：「他不應該太過憂傷，他需要儘快打起精神，『在患難中喜樂。』」然而，費爾伯覺得自己裡面是死的，他想要這麼做卻做不到。讀詩篇中的哀歌，以之為向上帝的禱告，是個很好的方法。但是卻沒有人對他這麼建議。

《詩篇》八十八篇是一首哀慟的詩篇，即使在詩篇的「哀歌」一類中，它也是絲毫不遜色。多數哀歌詩篇的結尾都是讚美或者至少保有某種正向的期待。但是這首和另外一首（《詩篇》三十九篇）最著名之處就在於：於結尾根本沒有任何盼望的表示。舊約學者柯德納（Derek Kidner）在註釋《詩篇》八十八篇的時候說，「這是詩篇中最悲哀的一篇。」<sup>5</sup> 根據標題，這首詩篇是由以斯拉人希幔所作，這首詩的最後一個詞，在希伯來文中的意思是「黑暗」，而這裡說黑暗是成了我的知己。這是在用一種強烈的方式對上帝直接表達：但祢不是！然而，若在整本聖經的亮光下讀這首詩篇，這些經文會是一種偉大的資源，甚至是種鼓勵。希幔寫道：



耶和華、拯救我的神啊！

我晝夜都在你面前哀求。

願我的禱告達到你面前，

求你留心聽我的呼求。

因為我飽經憂患，

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我被列在下坑的人中，

就像一個沒有氣力的人一樣。

我被棄在死人之中，

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裡；

你不再記念他們，

他們也和你隔絕了。

你要為死人行奇事嗎？

陰魂會起來稱謝你嗎？（細拉）

在墳墓裡有人述說你的慈愛嗎？

在滅亡之地有人述說你的信實嗎？

你的奇事在黑暗裡有人知道嗎？

你的公義在那遺忘之地有人知道嗎？

耶和華啊！我卻向你呼求，

我的禱告在早晨達到你面前。

耶和華啊！你為甚麼丟棄我？

為甚麼掩面不顧我？

我自幼受苦，幾乎死亡；

我受了驚嚇，以致困惑不安。

你的烈怒把我淹沒，

你的驚嚇把我除滅。  
這些終日像水一樣環繞我，  
一起把我圍困。  
你使我摯愛的和同伴都遠離我，  
黑暗成了我的知己。

(詩篇八十八：1-5、10-18。譯註：為貼近文意，  
此處採聖經《新譯本》。)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當我們在讀這首詩的時候，我們首先學到的是，信徒可以在黑暗中待上很長的一段時間。「黑暗」一詞在這首詩中出現了三次（詩篇八十八：7、12、18），其用意就是，有可能會禱告又禱告也忍耐了，但是事情卻仍然沒有真的變好。這首詩在結尾時沒有帶著盼望的註釋，所以它的教導是，信徒可以活得正直，卻仍然處在黑暗之中。黑暗既可以象徵外在的艱難環境，也可以象徵是內在的靈性痛苦狀態。這是在這首詩中非常實際又堅固的訊息，事情不會很快就柳暗花明，我們也不會總是能明白為什麼這種或那種事會發生。一位解經家寫道：「無論是誰若從聖經想出了一套哲學，表示：一切最後都會沒事。他都必須要先把這一頁從書中撕掉。」<sup>6</sup>

其次我們學到，黑暗的時刻雖然在延續，但是它可以揭示出上帝恩典的新深度。希幔在生氣。他本質上是在盤問上帝，說：「我想要讚美祢啊，我想要向別人宣揚祢的愛和信實。」這裡並沒有「我知道祢會藉此興起良善，上帝」這種說法。而希幔在最後的結尾時，基本上是在說：「祢從



來都沒有真正地支持過我。」他沒有控制自己的脾氣，也沒有恭恭敬敬地對上帝說話。柯德納說：「這類禱告可以出現在聖經中，就表明神實在了解。祂知道人處在絕境中會怎樣說話。」<sup>7</sup> 柯德納的重點是這樣：若我們相信上帝透過聖靈默示並為我們撰寫了聖經，那麼我們就會看見，上帝並沒有「審查」我們的這類禱告。上帝並沒有說：「哦！真的信徒是不會這樣說話的！我不想要任何那種東西出現在我的聖經裡。」只是，就如約伯的情形一樣，這也不代表希慢的態度，就是無可指摘的。然而，我們沒有在《約伯記》的結尾或是在這裡看到上帝說，所有痛苦的吶喊都是不合理的。上帝了解，或者換一種方式來說——它表明了上帝之所以還是這個人的上帝，並不是因為他戴上了快樂的臉孔，控制好自已的所有情緒，而是因為恩典。上帝對我們很有耐心和恩典——祂在我們混雜的動機裡也與我們同在。得救是倚靠恩典。

希慢沒有在讚美上帝，他既軟弱又崩潰；但是他的禱告卻出現在《詩篇》的這裡。這鼓勵我們坦誠面對心裡的翻騰，傾倒它並誠實地將它表達出來。

第三我們學到了，或許在還處於無盡黑暗時，我們就已經有了打敗邪惡勢力的最佳機會。我們在黑暗中有一個選擇，是在好的時候不敗邪惡勢力的最佳機會。我們可以在黑暗中有一個選擇，是在好的時候不曾真正有過的。我們可以選擇「唯獨因為上帝是上帝而服事祂」。我們在最黑暗的時刻中，覺得自己從上帝或是與祂的關係裡，好像什麼都不可能得到。但是，若正在那時，就是當你好像根本得不到任何的報償和好處時，你仍繼續順服上帝，向祂禱告並尋求祂，繼續履行愛他人的責任，那會如何呢？若我們這麼做了，我們就終於是在學習為了上帝自己的緣故而愛祂，而不是為了祂所給的好處。

當黑暗離開或減弱時，我們會發現，過去我們依靠上帝之外的其



他事物來尋求幸福，現在這種依賴感縮小了，反而是在上帝裡面有了新的力量和滿足。我們會在困難面前發現一種新的堅強、沉著、鎮定和平安。煤炭成了鑽石。托爾金在《魔戒》中描述了山姆（Sam Gamgee）這個角色，他也有過類似的信心試煉，並且走了過去。

然而，即便當盼望在山姆心中正在消失，或是看起來正在消失，它卻會又變成了一種新的力量……他全身都感到一種驚悚，好像他正在變成某種鐵石生物，既不會絕望也不會疲倦，無窮無盡的荒野之路也不能使他臣服。<sup>8</sup>

這也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如前所述，我們雖然對希幔了解的很少，但是對於在他生命中所發生的事，我們仍然可以找到一點點痕跡。柯德納說：

倘若從本詩看不出絲毫希望之光，其實從標題（見下段）卻可瞥見，因為這位彷彿被神遺棄的作者，似乎是大衛所設立詩班創始人之一，我們所有可拉後裔之詩全出於此詩班，這是詩篇最繁茂的枝子之一。詩人雖然滿了重擔，沮喪失志，但他的存在絕非毫無意義。即使是生譬如死，在神手中還會結出許多果子來。<sup>9</sup>

## 耶穌的黑暗

這首詩篇為我們指出的最後一件事情是，耶穌的黑暗可



以使我們的黑暗被相對化。上帝使用了希幔的黑暗——他的黑暗顯然是把他變成了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因此，「拒絕」並不是完全像是希幔當時所感受到的那樣。它從來都不是那樣。我們也許會覺得祂拋棄了我們，但若我們把信心放回基督身上，就「不被定罪了」（羅馬書八：1。譯註：為貼近文意，此處採聖經《新譯本》），因此我們是錯的；或許我們會覺得祂對於所發生之事毫無計畫，但是聖經告訴我們，祂使「萬事」互相效力，產生益處（羅馬書八：28），所以是我們搞錯了。

但是你可能會問，我怎麼能確定這之於我也是成立的呢？我怎麼能確定祂與我同在，對我也充滿良善，甚至是在我除了黑暗以外，什麼都感覺不到的時候？詳見如下：

《詩篇》三十九篇，即另外一首「無望的詩篇」。詩人在結尾時說：「求祢向我轉面」（詩篇三十九：13。譯註：為貼近文意，此處翻譯採用作者版本）。然而，唯一一位尋求了上帝，卻真的失去了上帝的面光，以及是真的經歷完全黑暗的，只有耶穌。祂真的被上帝拋棄了。在祂死亡的時候，每個人都背叛、否認、拒絕、丟棄了祂，甚至連祂的天父也是如此。完全的黑暗確實是耶穌唯一的朋友。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馬太福音二十七：45-46）

真正經歷到終極黑暗（即我們應當承受之宇宙性拒絕）的，是耶穌，這是為了讓我們知道，主永遠都不會離開或是丟棄我們（希伯來書十三：5）。因為祂才是真正被上帝所拋棄的，所以我們只是好像或者感覺被祂拋棄了，但是我們並沒有被拋棄，雖然我們有失敗。賈艾

梅 (Amy Carmichael) 是一位在二十世紀早期就去到印度的愛爾蘭宣教士，寫了很多本書，也寫了一首詩〈這些奇怪的灰燼〉 (These Strange Ashes)，那是一個靈魂與上帝之間的對話。

但這些奇怪的灰燼。主，這種虛無。

怎麼會有煩擾人的失喪感觸？

孩子，我在殘酷十字架上一絲不掛的痛楚，

相較於此，難道會有一絲一毫的不足？<sup>10</sup>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當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受苦時，祂是可以放棄使命的。祂可以說：「我為什麼要為這些門徒到地獄實實在在地走一回？他們不理解我、不支持我，甚至在我最需要的時候都沒辦法保持清醒。」不，祂沒有這麼做，祂為我們進入了苦難。即使祂親自經歷了一切的苦難，祂還是沒有拋下我們。你以為現在祂會在你的苦難中拋棄你嗎？聖經註釋專家威爾克 (Michael Wilcock) 想像，耶穌透過《詩篇》來對我們說話：

的確，基督自己以這種方式下來「進入黑暗」，也從當中出來。但是祂在此所在意的是，透過祂的話語和認識祂話語的僕人，尋回困在深淵裡的靈魂。「這可能會發生在信徒身上」祂說。「這並不代表你是失喪的，它可以發生在不該得到這種事的人身上，『畢竟，它已經發生在我的身上。』這也不意味著你是迷失的，只要這個世界還在繼續，



它就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只有在另一個世界，這種事情才會被解決。它也可能會在你不知道為什麼的狀況下發生。會有答案，會有目的，有一天你會知道。」<sup>11</sup>

因為有耶穌，所以總是有盼望，即使是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時刻。

## 哀傷和喜樂

我們最後在結束時，應該說明一下「在苦難中喜樂」是什麼意思。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來處理這個題目，但是現在「我們不應該以純粹主觀、情緒化的方式來理解這個聖經勸勉」這件事，應該是很清楚的。喜樂不可能只是狹隘地意味著「有快樂的情緒」，它的意思也不可能，基督徒就是要咬緊牙關、鬥志激昂地說：「我不會讓這件事打敗我！」這是一種自戀和自滿的回應，假裝你好像已經有了所需的力量，雖然那種力量只有在上帝裡才能找到。那是不現實甚至是危險的。苦難會造成內心的哀傷，它的確會使你軟弱。但是否認傷口，對自己說：「沒問題的，不用了。」這意味著你之後很可能需要付上代價，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就爆炸或是垮掉了，或者突然間崩潰，然後就會意識到你是拿自己在開玩笑。你的傷口比你所以為的，更嚴重。

在《彼得前書》一章第六至七節，彼得說，他的讀者看見了上帝在基督裡的救恩，「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是他之後又補充了「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令人注意的是，這兩句話都是使用現在時態來表達。他們正在以救恩為樂，雖然他們也正在（再說一次，是現在時態）受苦，有極深的憂愁、傷痛和悲哀。這裡用來表示「憂愁」的，是希臘文 *lupeo* 的一種用法，意思是「在精神或情緒上的



一些煩惱」。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個詞也用於在客西馬尼園的耶穌身上，描述祂是如何「就憂愁 (*lupeo*) 起來，極其難過，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馬太福音二十六：37-38。譯註：原文記為第二十五章，經查後修正），所以彼得說，他的很多讀者都是深陷在困境和悲哀中，但是同時間他們也正在喜樂。兩者都是現在時態。

注意，彼得並沒有說「你們過去在基督裡喜樂，但是現在你們處於痛苦和苦難的時期。然而不要擔心，你們會再次喜樂的。」他也沒有說「在這些試煉和患難之中，看到你們沒有悲傷或是充滿哀傷，反而是以耶穌為喜樂，這是很好的。」彼得沒有讓這些事情彼此對立，他沒有說，我們可以在基督裡喜樂或是痛苦地哭號和吶喊，然而我們無法二者兼得。不，我們不僅可以兩者都有，而且是必須兩者都做，若我們想要透過苦難成長而非衰敗的話。<sup>12</sup>

這對現代西方人來說，是一個困難的概念，因為我們把自己的感覺看成幾乎是神聖、至高的東西。我們要嘛覺得高興，要嘛覺得不高興，而且認為無法強迫自己的感覺。這也是對的，我們一定不能去否認或是試圖偽造感覺。但是我們一定要記得，在聖經當中，「心」並不同於感覺，聖經把「心」理解為你有最深委身、信靠和盼望之處，從這些委身中產生了我們的情緒、思想和行為。以上帝「為樂」意味著，深思並提醒我們自己——上帝是誰，我們是誰，祂為我們做了什麼。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有時情緒會回應和跟上，但是有時候並不會，所以我們一定不要把「以之為樂」定義為排除哀傷或懷疑、軟弱和痛苦之事。在苦難中喜樂是在憂傷



裡面發生的。

它是這麼運作的：悲哀和憂傷促使你更加靠近上帝，就像是外面變冷了，溫度就會透過調溫器來使火爐燒得更旺；一樣的，悲傷和憂愁驅使你到上帝面前，向你展現你從未有過的資源。是的，是去感受悲傷。我們會有一種傾向是：「我害怕哀傷，我害怕憂愁，我不想有那種感覺，我想要在主裡喜樂。」但是看看耶穌吧！祂是完美的，對吧？祂卻也是一天到晚都在吶喊，祂總是在哭泣，常經憂患。知道為什麼嗎？是因為祂是完美的，因為當你不那麼自戀的時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世上的哀傷。因此，事實上你所看到的是：主的喜樂發生在悲傷裡，它不是在悲傷之後才出現的，它並不是在嚎啕大哭之後才有的。哭泣驅使你進入喜樂，它會強化喜樂，喜樂會讓你能夠真實感受到自己的憂愁，卻不會讓它使你變為消沉。換句話說，你最終是在情感上變得健康。

鍾馬田（D. M. Lloyd-Jones）在一篇基於《彼得前書》這幾節經文的講道裡，闡述了同樣的要點。他說，我們不要期待上帝會使基督徒免於苦難和裡面的黑暗，祂也不會在我們一禱告時，就直接救拔我們脫離黑暗。與其期待上帝挪去悲傷，用快樂來取代，我們更應該尋求「榮耀」——是對上帝同在的經驗、堅信以及越來越多的感受。這種榮耀可以幫助我們超越黑暗。他說：

我們實際上說的是……基督徒並非對周圍發生之事都免疫之人。我們需要強調這項真理，因為有些人對於基督徒生活的整個觀念和概念，將基督徒變得非常不自然。憂愁和悲傷是基督徒也會有的東西……少了憂愁的感覺……是不自然的，這超出了新約的教導，其氣味更像是斯多噶或是非基督教宗教所產生的心理狀態……「基督徒」有某些東

西，能使他們超越這些事，但是基督徒生命的榮耀是在於——你超越了它們，雖然你也感受到了它們。而不是沒有感覺。這是一條很重要的分界線。<sup>13</sup>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 1 朗文，《心靈的迴響，詩篇的信息與研讀方法》，區信祥譯，頁 18、19，天道書樓，2006。Tremper Longman III, *How to Read the Psalms*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p. 26.
- 2 Rittgers, *Reformation of Suffering*, p. 258.
- 3 Richard Sibbes, *The Bruised Reed and Smoking Flax*, in *Works*, vol. 1 (Banner of Truth, 2001). (編註：目前雖無作者所引用版本之中譯本，仍可參閱：理查·薛伯斯，《壓傷的蘆葦》，郭熙安譯，美國麥種傳道會，2017。)
- 4 Joseph Bayly, *The View from a Hearse* (Cook, 1969), pp. 40–41.
- 5 柯德納，《丁道爾舊約註釋——詩篇（下）》，劉良淑譯，頁 404，校園書房出版社，1995。Derek Kidner, *Psalms 73–150: A Commentary on Books III–V of the Psalms*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p. 316.
- 6 Martin Marty, *A Cry of Absence: Reflections for the Winter of the Heart* (Harper, 1983), p. 68.
- 7 柯德納，《丁道爾舊約註釋——詩篇（上）》，劉良淑譯，頁 205，校園書房出版社，1995。這句話出現在他對於《詩篇》三十九篇註釋的結尾，那是另一首沒有以盼望的表達來收尾的詩篇。Derek Kidner, *Psalms 1–72: A Commentary on Books I–II of the Psalms*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p. 157.
- 8 托爾金，《魔戒二部曲：雙城奇謀》，朱學恆譯，聯經出版，2012。(編註：可參閱中譯本，此處採用譯者自譯。) *The Lord of the Rings*, Houghton Mifflin, one volume edition, 1994, p. 913.
- 9 柯德納，《丁道爾舊約註釋——詩篇（下）》，劉良淑譯，頁 404，校園書房出版社，1995。Kidner, *Psalms 73–150*, p. 317.
- 10 引於 Elisabeth Elliot, *Keep a Quiet Heart* (Servant, 1995), p. 73.
- 11 威爾克，《詩篇——神子民的禱告（下）》，黃元林譯，校園書房出版社，2010。(編註：可參閱中譯本，此處採用譯者自譯。) Michael Wilcock, *The Message of Psalms 73–150: Songs for the People of God*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p. 65.
- 12 解經家注意到彼得的動詞有一種模糊性：既可以看成是現在時態陳述語氣，也可以看成是現在時態祈使語氣。這就是為什麼譯者在翻譯這個動詞的時態時，會有點困難：「你們也許已經承受了憂愁。」很多人把這種模糊看成是故意、有技巧性的。它意味著，已經同時既喜樂又憂愁的人，可以把它讀成彼得是在稱讚他們；而還沒有做到這點的人，則可以把它讀成彼得是在指示和勉勵他們這樣去行。參看，Marshall, *Peter*, p. 93.
- 13 鍾馬田，《靈性低潮（修訂版）》，詹正義譯，財團法人基督教福音證主協會，2011。(編註：可參閱中譯本，此處採用譯者自譯。) Lloyd-Jones, *Spiritual Depression*, pp. 220–21.

---

「若上帝小到足以讓人理解，那祂就不會大到使人想要敬拜。」

恩德曉 (Evelyn Underhill)<sup>1</sup>

---

在我們考察完「處理苦難時，誠實的憂傷和真實『哀慟』的重要性」之後，很重要的，也要考察其相應的呼召——仍要在其中信靠上帝。有些基督徒作者很強調地指出，約伯的抱怨、耶利米的批評和《詩篇》的哀慟，是信徒在處理痛苦時的正確道路；其他更具保守和傳統氣息的作者，則是根據聖經中的其他經文主張，我們必須常常信靠上帝不可測度的智慧和主權。事實上這兩套說法都出現在聖經裡，也都很重要，我們不該把其中一套說法理解成和另一套宣稱與主張是互相矛盾的，或者是去削弱它。

萬事信靠上帝是一項困難的任務，然而要感恩的是，聖經給我們的幫助不只是誡令和指示，它也賜給我們故事。關於這個話題，沒有比《創世記》最後幾章中有關約瑟及其兄弟的故事，還要更好的了。



## 約瑟的故事

約瑟在十二個兒子中排行十一。他是雅各愛妻拉結所生的頭一個，而拉結已經過世了，所以他是到目前為止父親最疼愛的兒子。雅各做了一件極為昂貴的彩衣給約瑟（創世記三十七：3），而哥哥們看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就恨約瑟，不與他說和睦的話」（創世記三十七：4）。在聖經記載中的一開始，約瑟就是處於青少年階段的晚期，而雅各偏心的糟糕後果也已經開始顯現了。

約瑟做了兩次很生動的夢，每個夢都明顯意味著他的兄弟們最後都要向他下拜、服事他。然後，夢常常將我們偷偷或是在潛意識中滋生的欲望具體和形象化。約瑟迫切地想要把夢告訴別人，這表明了他的優越感越來越大，他就快要變成一個非常傲慢的年輕人，一個對自己的看法不夠真實的自戀狂，最後沒有能力可以去同理和愛別人。他正邁向這種人都會有的結局：不快樂的婚姻，破裂的關係以及四處碰壁的悲慘生活。

然而，約瑟也沒有看見在家庭系統裡的毒素。他的夢只是讓哥哥們對他更加生氣（創世記三十七：11），讓他們的心充滿更多苦毒。他們渴望得到父親的愛卻得不到，他們憎恨約瑟也彼此爭競。插在故事中間的第三十八章，是猶大和他瑪的故事，這表明前述那些都影響了雅各兒子們的品格。他們變得冷酷、自私，敢去做真正殘忍之事。每個人的未來都很暗淡，擺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生的懼怕、嫉妒、失望、暴力和家庭破裂。

接著在約瑟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事實上是發生了一長串可怕的事。他的哥哥們在一個偏遠之處照看父親的羊群，雅各派約瑟去找他們，去看看他們做得怎麼樣，再把消息帶回來。約瑟到那裡之後，



發現哥哥們已經走了，但是他遇到了一位告訴他哥哥們在  
哪裡的陌生人。那個更新、甚至更偏僻的地方叫做多坍，而  
這使那些苦毒的哥哥們，有了能夠不留痕跡地除去約瑟的機  
會。當約瑟抵達，他們就抓住了他，將他扔進一個空坑裡面  
關著，然後爭論該怎麼處置他。雖然有人想要殺他，但是有  
另一些人建議可以把他賣給奴隸販子換錢，於是他們就真  
的這麼做了，然後跟父親說，有一隻野獸攻擊約瑟並把他吃  
了。

無依無靠的約瑟被綁著，帶往了遙遠的埃及，在那裡變  
成一個家庭奴隸。他勤奮地工作，希望可以取悅他的主人從  
而改善命運，但是卻遭到偷情不成的主母誣告，結果他被扔  
進監獄，沒有被放出來的希望。

這些章節敘事並沒有提及太多約瑟的靈性生活。我們知  
道他在坑裡哀求哥哥們饒命（創世記四十二：21），他應該  
也呼求過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求上帝拯救  
他——但是回應的只有沉默。然後在埃及時，或許他也禱告  
過能夠逃離奴役，或者至少可以靠做工得著解脫，但是這不  
僅沒有發生，他反而變成了一個在法老地牢裡的無望囚徒。  
所以，約瑟很可能禱告了許多年，請求上帝幫助，但是就連  
一個回應也從未得到。

接著卻出現了轉折。在監獄裡，約瑟遇到了一個從法老  
宮廷進來的人，這個人之所以被丟到這裡，是因為他在法老  
面前失了寵，他是法老的酒政。他做了一個夢，約瑟靠著上  
帝的靈的幫助，正確地替他解了夢。而這個人在法老的宮中  
官復原職，但是卻忘了約瑟，一直到法老自己也做了兩個令



人不解的夢，酒政便把約瑟帶到宮中，上帝在那裡再次幫助了約瑟。約瑟向法老說明了夢的意思——這是上帝的警告，是關於將來的七年饑荒，而且程度是史無前例的嚴重。此外，約瑟還規劃了一套公共政策計畫，不僅可以讓埃及為饑荒預先準備並得救，而且還會增加埃及在整個地區的權勢和影響力。

法老立刻發現了約瑟的聰明，還有與他同在那神聖的靈。他把約瑟拔擢到了一個高位，賦予他權柄去執行所規劃的政策。約瑟運用他的新權力，建立了一個強大且有效的政府饑荒救助計畫，讓國內的每個人都在荒年中存活下來。的確，整個地區的人都開始前來埃及求食物，所以就在那天，十位疲乏且風塵僕僕的希伯來人，出現在約瑟的門前，急切地想要買糧以維持家人生命。

他們當然是約瑟的哥哥們。但是當他們見到約瑟時，卻沒有認出他來，因為他現在已經長大了，而且還穿著埃及皇室的朝服；然而約瑟卻認出了他們，所以痛心疾首，但是他隱藏了自己的情感，決定不讓哥哥們知道他的身分。之後，他與他們見了幾次面，在這個過程中為要測試他們，約瑟先與他們一起吃喝，然後再施以威脅和恐嚇。柯德納（Derek Kidner）在自己關於《創世記》的解經書中寫道：「從他兄長們態度的轉變上看來，他的策略是奏效的，猶似陽光和冰霜相互出現，迫使他們向神敞開。」<sup>2</sup>

柯德納這個評論總結了約瑟的策略。一方面有「冰霜」，是溫和的「苦難滋味」——他指控他們是奸細，而他們予以否認，但是約瑟仍然拘留了他們當中的一員，即西緬，以之為他們真誠的保證。一切所有都非常強烈地要讓哥哥們憶起過往的罪。約瑟繼續安排著，迫使他們重新回到過去。

然後，約瑟做了最後一擊。他堅持若他們還想要得到更多食物，



就要把他們最小的兄弟便雅憫帶來埃及。便雅憫如今是他們父親的最愛，因為他是雅各妻子拉結的最後一個孩子。哥哥們極不情願地請求父親，而雅各在送走便雅憫時，也幾乎像是要了他的性命，然而他們卻別無選擇，若他們都不想餓死的話。於是帶著便雅憫他們回到了埃及，但是約瑟又做出了其他安排，做得像是便雅憫偷了一只貴重的杯子那樣，然後他向哥哥們下了最後通牒，他告訴他們，只要把便雅憫留下來受罰，他們就可以自由地回家。

簡而言之就是，他把事情安排成：讓哥哥們有各種機會，可以對便雅憫做出曾經對他所做的事。他給了他們再一次除掉父親最愛的機會，可以犧牲他來確保自己的生活 and 自由（創世記四十四：17）。柯德納寫道：

「約瑟的策略……現在更要施展最高明的一招。就像所羅門的審判一樣，這回對便雅憫突如其來的威脅，直插入心臟：剎那間，兄弟們的真況便暴露無遺……所有條件對他們再一次的背叛都甚有利……從全體一致（13節）、坦誠不諱（16節）、堅持不變（因為同樣的條件再一次提出，17節），明顯可見管教的招數已經奏效。」<sup>3</sup>

然後，其中的一位哥哥（即猶大）站了出來。他在賣約瑟為奴的事上也是帶頭的，現在他卻不只是懇求憐憫，而且還提出了替代性的受苦（創世記四十四：33-34）。他懇求這位埃及的主宰可以讓他來替代便雅憫，他提議用自己的性命來償付偷竊的罰款，好讓便雅憫可以自由地離開。他對他



認為自己不認識的這個人說：

「現在求你容僕人住下，替這童子作我主的奴僕，叫童子和他哥哥們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見我父親呢？恐怕我看見災禍臨到我父親身上。」（創世記四十四：33-34）

當約瑟聽到這裡的時候，就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了。他放聲大哭，對著驚訝到目瞪口呆的哥哥們說：「我是約瑟……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自憂自恨。這是上帝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創世記四十五：3-5）。約瑟很快就與全家人團聚了，包括他的父親。他們在埃及的土地上平安興旺地住在一起，一直到雅各和約瑟皆高壽辭世。

## 隱藏的上帝

這與我們如何面對失望、痛苦和苦難有什麼關係呢？有很大的關係。站在我們現在的位置，我們可以回頭去問，上帝在約瑟生命中看來像是缺席的這些年日裡，是否真的「毫無作為」嗎？當約瑟在那個坑裡禱告，求上帝保命時，上帝真的垂聽了嗎？當約瑟的生活看來每件事都絕對是一團糟的時候，上帝沒有在那裡嗎？不，祂在那裡，祂也在做工；祂隱藏，但是祂也完全掌權。

有人數算過要讓約瑟變成一個在埃及的奴隸，需要多少的「偶然」和「巧合」以及其他事情的發生。雅各必須先決定把約瑟派出去，去看看其他的兒子們在牧羊時做得如何（創世記三十七：13）。雅各也必須認為兒子們是在示劍放羊（創世記三十七：12），如果他知道他



們是在多坍（創世記三十七：17b）放羊（多坍的距離更遠、人煙更稀少），那他很可能就不會派約瑟出去了。當約瑟來到示劍時，他必須「偶然地」遇見一位知道哥哥們去了哪裡的人，而那個人也要友善到願意主動對他搭話（創世記三十七：15）。陌生人說，他之所以知道哥哥們的去世向，只是因為他「碰巧」聽到了田野中人們的談話（創世記三十七：17a）。若約瑟沒有遇到這位陌生人，或是這位陌生人沒有聽到那些談話，那麼約瑟就可能永遠不會到埃及去。而且正是因為在那麼偏遠的地方，他們才能夠「處理掉」約瑟又脫離懲處，而在那地被野獸攻擊的故事也才会有可信度（創世記三十七：19-20）。大哥流便雖然反對惡待約瑟，但是當商隊路過時，他剛好離開了（創世記三十七：29），這讓猶大和其他人可以把約瑟賣為奴隸（創世記三十七：26-28）。

然後還有另一串巧合，把約瑟帶進了法老的宮廷。約瑟必須去到一個人的家裡，那個人有一位太太，而太太要愛上約瑟。若約瑟沒有遭到誣告，他就不會落入監獄；若法老沒有對他的酒政生氣，酒政也可能永遠都不會進到監獄，結果就不會遇見約瑟（創世記四十：1-3）。

這得有多少「巧合」？我們快要數不清了。然而我們知道的是這一點：除非這每一件小事，都按照它實際發生的那樣去發生（很多還是很壞、很糟糕的事），否則約瑟可能永遠不會去到埃及。但是想想看，若他沒有到埃及去，事情會變得怎麼樣？為數龐大的人會死去，他自己的家人也會餓死。從靈性上來說，他的家庭也會是個災難，大家都會敗壞



——約瑟是因為驕傲，哥哥們是因其怒氣，而雅各則是因為對小兒子的迷戀和偶像式的愛。

現在，我們在之前已經考察了關於這點的神學——根據聖經，上帝是有主權的，掌管一切；與此同時，人也有自由意志，要為他們的事中看到這點，它就會變得更為生動有力。若哥哥們沒有背叛約瑟，把他賣為奴隸，那麼全家人（包括約瑟）可能都不會得救，脫離災禍和死亡。這顯然是上帝計畫中的一部分，上帝每一刻都是在場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作息和每個人選擇的最小細節裡，祂也在做工，所以這表明了「萬事都按照祂旨意所預定的效力」（以弗所書一：10-11；羅馬書八：28）。

所以，他們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對的嗎？完全不是。他們的所做所為是錯的——沒有人強迫他們這麼做。並且羞恥和內心的罪咎感壓垮了他們，他們需要一個痛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要重新經歷過去的醜惡行為，並且能夠加以拋棄，重獲自由和饒恕。

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透過苦難。哥哥們和雅各的苦難，還有約瑟的可怕苦難。約瑟淒慘為奴的可怕年日，哥哥們罪咎纏身的可怕年日，雅各悲痛抑鬱的可怕年日，都因上帝的計畫而出現。然而若非如此，他們又怎能讓身體和靈性都得救呢？祂「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痛苦之後就「結出平安的果子」（希伯來書十二：10-11）。

英國牧羊人常常把山羊綿羊，一隻、一隻地趕進一個浸水槽，那是一種裝滿殺菌劑的大缸，牧人必須讓每隻動物完全浸下去，把它的耳朵、眼睛和鼻子都浸到水面以下。這對羊來說，當然是很恐怖和可怕的，但是若有任何一隻羊急著想要爬出水槽，牧羊犬就會又叫又抓



地強迫牠們回去。雖然這種經歷對羊來說非常可怕，但是若不定期這麼做，牠們就會受到寄生蟲和疾病的殘害。這是為了牠們的益處。一位目睹整個過程的基督徒作者不禁想起，耶穌也被稱為我們的好牧人，而我們是祂的羊。她寫道：

在我的生活中，有些經歷讓我非常同情這些可憐的公羊——我也不明白自己從所信靠的大牧人那裡所得的待遇。祂沒有給我絲毫的解釋。當我看到羊兒掙扎時，我就在想，「要是能辦法解釋就好了！但是，這樣的知識奇妙，是牠們不能測的；至高，是牠們不能及的。」（詩篇一百三十九：6）<sup>4</sup>

我們也有一位委身於祂羊群的好牧人，雖然祂對我們做的事常常會嚇著我們，並且我們在當時也無法明白。

## 信靠隱藏的上帝

也許最醒目的是，去意識到若上帝應允了約瑟在禱告中可能會求的事，那可能對他來說會是很糟糕的。我們必須意識到，上帝很可能在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時間內，對約瑟幾乎所有的要求，基本上都是無情地一再否決。就我所認識的大多數人，應該都會放棄並且說：「若上帝每一次都要讓我的禱告碰釘子，年復一年，那我就要放棄了。」但是如果約瑟放棄，可能一切就會完蛋。在地牢裡，約瑟轉向上帝尋求祂幫助自己解夢，雖然有這麼多年以來都未蒙應允的禱告，但



是約瑟仍然信靠上帝。

重點是這樣：上帝有在垂聽並回應約瑟求拯救、救援和救恩的禱告，但是回應的途徑、形式或是時候，並非為約瑟所求的那樣。在這些上帝看來像是隱藏的所有時刻，約瑟仍然信靠上帝，如我們所見，約瑟在地牢裡立刻就轉向上帝尋求解夢的幫助。他與主的關係毫髮無損——他並沒有轉離主。

我們必須做同樣的事。但是也要記得，我們可能會更像約伯而非約瑟。約瑟最終明白了上帝的計畫，事情搞懂了，於是他可以回頭去看，知道上帝一直都在做工。然而，我們有更多人是從未將上帝所賜的生活計畫，看得這麼透徹。我們常常是比較像約伯，他甚至在磨難的最後，都不知道讀者所知道的——天堂在觀看著他的試煉，而且這個內容變成了歷代偉大文學作品之一。大多數人既不像約瑟（明白上帝在苦難背後的很多原因），也不像約伯（他幾乎是一點都不明白），可能我們會明白一點點，也許隨著歲月的推移，我們會多看懂一些。但是無論我們能夠分辨出多少，我們還是必須像約瑟那樣去信靠上帝。

把這件事與多年後在多坍發生的另一件事對照一下，會很有意思。那時的多坍已經不再偏僻，而變成了一座城市。先知以利沙和他的僕人陷在城裡，被亞蘭軍隊包圍了。以利沙的僕人很害怕，但是先知向上帝禱告，祈求開他的眼睛，然後他就看見了「火車火馬」，即上帝的天軍，圍繞城市保護著他們所有人。後來亞蘭全軍都被上帝蒙蔽眼睛，城市就得救了（列王記下六：8-23）。

思考一下發生在多坍的這兩次神聖拯救作為吧！在第一次事件裡，約瑟向上帝呼求拯救和救援，但是上帝好像什麼都沒做；在第二次發生在多坍的事件中，上帝用一個這麼大的神蹟回應了以利沙求救的禱告。表面上看來，上帝像是忽略約瑟，回應了以利沙，但是實情並非



如此。「然而後來眾人才看出，神仍在祂的隱密處眷顧保守，就如一切神蹟一般。事實上，神的兩種極端作法都在多坍出現過，約瑟在此哀求而不得回應（創世記四十二：21），以利沙卻在此看出有神的火車火馬環繞。」<sup>5</sup>

上帝在對約瑟的遲緩回答與在對以利沙的迅速回應中，都是同樣地臨在和積極。祂在那坑裡的沉默與在對於以利沙禱告的喧囂、炫目回應裡，都是同樣慈愛地參與在其中。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主張，約瑟的得救雖然沒有那麼超自然和戲劇性，但是其深廣和果效卻是更大的。約瑟的故事告訴我們，上帝不會經常完全按照我們所求來賜下。相反的，祂賜給我們的是——若我們知道祂所知道的一切，就會向祂求的。

我們一定不能總是以為，自己的所知已經多到不用去相信上帝的道路，或是對祂所允許的事心懷苦毒。也不能總是認為自己真的毀了自己的生活，或者毀掉了上帝給我們的美好心意。哥哥們一定在某個時候會覺得，他們永久性地毀掉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毀了父親的生活，毀滅了他們的家。但是上帝透過這一切在做工，而這並不是誘使人去犯罪，他們這個行為在生活中所造成的痛苦和悲慘非常之大，然而上帝卻救贖性地使用了它。你不可能破壞掉祂給我們的美好心意。祂太偉大，偉大到甚至把這麼大的罪織進這樣的結構裡，以至於讓我們變得有用和有價值。

而從根本上，我們也必須要信靠上帝的愛。在雅各死後，哥哥們害怕約瑟可能還對他們懷有餘恨，現在想要來復仇。然而，約瑟把他們召來說：



「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上帝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創世記五十：19-21）

這短短的言論，對於任何面臨到混沌的黑暗時刻，遭到背叛的人來說，都是龐大的資源。首先，約瑟預設，發生的每件事背後都有上帝的良善和慈愛。即便哥哥們所做是邪惡和錯誤的，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要用它來成就美事。這是《羅馬書》八章第二十八節的舊約版本：「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保羅接著補充了一系列有力的反問、宣告和繼續往下談的語句，結論是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馬書八：31-38）

保羅和約瑟是在說，無論事情變得多麼糟糕，信徒都可以確信上帝是愛他們的。在羅馬書八章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節，保羅說，他絕對確定這一點。他意猶未盡地暢言，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上的、是地下的，都沒有什麼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沒有什麼可以！就算是在你裡外的所有邪惡權勢，都不能叫你與上帝的愛隔絕。一旦你把自己藉著基督交給上帝，祂就是你的，你也是祂的，永遠都沒有什麼可以改變這一點。

## 每件事都彼此關聯

約瑟的故事向我們表明了，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是上帝計畫的一部分，即使是小事和壞事。讓我為你舉出一個個人性的例子。



有時，我會問在紐約市救贖主長老教會的人，問他們是否樂見這間教會的存在。他們都樂見於此（感謝主），接著我就指出了一系列有趣的、像約瑟那般「巧合」的事情，是它們才使這間教會得以出現。救贖主教會之所以存在，有很大程度是因為太太凱西和我被差派來到紐約市，於是開始了這間新教會。為什麼我們會被差派呢？是因為我們加入了一個長老會的宗派，這個宗派鼓勵教會植堂，並差派了我們。為什麼我們會加入一個長老會宗派呢？是因為我在神學院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個學期，修了某位教授的兩門課，他說服了我，於是我接受了長老會的教義和信念。而為什麼那位教授當時會在神學院呢？原因是因為，在等待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終於能夠以英國公民的身分拿到來美國教書的簽證。

這位教授已經被我的美國神學院聘僱了，但是他的簽證卻遇到了一堆麻煩，由於各式各樣的原因，使得當時申辦的手續非常緩慢，積壓了大量的申請。那又是什麼突破了各種繁瑣手續，讓他可以拿到簽證，按時在最後一個學期教到了我呢？聽說他的簽證之所以速度加快，是因為神學院當時有一位同學，能夠給予學校管理人員不同於一般的高層幫助。那個同學是美國當時在位之總統的兒子。為什麼他的父親會當上總統呢？是因為前任總統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由於水門醜聞而必須辭職。那又為什麼會發生水門醜聞呢？我的理解是，因為有一位夜間保全人員發現了一扇沒有關好的門。

若那位保全沒有注意到那扇門，情形會是如何？若他只是看往別的方向呢？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一連串「巧合」就



沒有一件會發生了，可能也就不會有救贖主長老教會在這個城市裡。你以為這所有事情都是偶然發生的嗎？我不這麼認為。如果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那就沒有什麼會是偶然發生的。我喜歡對救贖主教會的人說：若你們樂見這間教會存在，那麼甚至連水門事件都是為你而發生的。

我們很難得地窺見了，上帝甚至不過只是百萬分之一的「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行事方式。祂的確正在做工，因此你可以確信祂不會拋棄你。正是在約瑟故事背景之下，約翰·牛頓（John Newton）這位十八世紀聖公會傳道人以及作者，為一位傷心姐妹所寫的經典教牧書信，才顯出了偉大和極富力量的道理：

我非常想念你的姐妹。她的疾病讓我憂心：若我可以，我會迅速地除掉它：主能夠，而我也希望祂會，但是時間是在滿足祂醫治目的之時……我希望妳能得著力量，把她、妳自己和妳們一切所在意的，都交在祂手中。祂有至高的主權按祂所喜悅的來對待我們，若我們思考了自己是誰，我們肯定就會承認自己毫無抱怨的理由：對於那些尋求他的人來說，祂是以恩典的方式在施行主權。萬事互相效力，為要叫人得著益處；祂賜下的一切我們都需要；祂沒有賜下的我們不可能需要……

妳需要耐心，若是妳尋求，主會給予。然而，除非妳的意志是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降服了，否則妳就不會有確定的平安。把自己藏身在祂翅膀的蔭下；依靠祂的照護和權能；仰望祂是大醫生，滿有恩典地醫治妳靈魂中最糟的疾病——罪。接受祂的處方，抵擋那些聲稱「最好允許讓妳自己選擇」的想法。

當妳看不清道路的時候，要樂於讓祂成為你的領導。當妳心裡一籌莫展時，祂知道妳的道路，祂不會任憑妳沉淪。祂已經命定了妳復興的時節，妳也會發現祂沒有忘記妳。最重要的是，緊靠著施恩寶座。若我們試圖靠近祂卻好像什麼好處都得不到，那我們一定要知道，遠離祂就肯定什麼都得不到。<sup>6</sup>

牛頓的話，即「祂賜下的一切，都是我們所需的『必要』」；而祂沒有賜下的，不可能會是我們所需的『必要』」，是將聖經神學的汪洋，濃縮至一枚頂針當中。若約瑟的故事和整本聖經都是對的，那麼臨及你生命中的所有事，無論有多痛苦，都是你在某種程度上所需要的；而任何你禱告祈求但是祂卻沒有賜給你的事，就算你確信自己沒有它就活不下去，也不是你真正需要的。

## 終極的約瑟

約瑟對哥哥們所說的，就像是，「你們試圖毀滅我，但是上帝使用交給我的這個邪惡和苦難之杯，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包括你們。也因為我明白上帝在这一切背後的救贖之愛，所以現在上帝把我升到了權力寶座的右邊；我饒恕你們，並用我的力量來恢復和保護你們。」約瑟能夠看到在他生命中、甚至是壞事背後的上帝之手，而這給了他饒恕的力量。然而，即使約瑟再怎麼偉大，他也只是一位先鋒。柯德納寫道：



(聖經)看出每件事都有兩個層面——一方面，人會處理錯誤(大自然會盲目運行)，另一方面，則有神完美的旨意；而它集中注意的乃是後者，並指出惟獨此點值得重視；客西馬尼正是這種觀點的最佳例證：耶穌接受被出賣的事實，視之為「我父所給我的那杯」。<sup>7</sup>

約瑟之後的幾個世紀，又來了另外一位。祂也被自己人拒絕(約翰福音一：11)，被人出賣換錢(馬太福音二十六：14-16)。祂被弟兄否認和出賣，也被不公正地捆上鎖鏈，判了死刑。祂也迫切地禱告，祈求父神可否把祂即將經歷的痛苦和死亡之杯挪去。但是當我們查考耶穌的禱告時，我們看到祂像約瑟那樣地說，這是「我父的杯」(約翰福音十八：11)。苦難是上帝美好計畫的一部分，如祂對彼拉多所說的，「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約翰福音十九：11)耶穌最後對父神說，「願你的旨意成全」(馬太福音二十六：42。譯註：原文記為二十七章，經查後修正)。祂為祂的仇敵而死，死的時候還饒恕了他們，因為祂知道，在这一切背後是父神救贖之愛的旨意。仇敵的意思原是邪惡，但是上帝推翻了它，並且用它來拯救多人的性命。祂現在升到了上帝的右邊，為了我們的緣故統管著歷史，看顧並保護我們。

想像你是一位熱情跟從耶穌的人。你看過祂的醫治大能和神蹟，聽過祂言談中無與倫比的智慧和祂品格中的高尚。你一想到祂的帶領就興奮不已，越來越多的人都湧過來要聽祂，沒有一個人能夠像祂。你想像到，若是每個人都聽從祂，跟隨祂的帶領，祂就會為以色列帶來一個黃金時代。

但是，你現在十字架腳下，與寥寥幾位有膽子觀看的門徒在一起。你聽到人們說，「我受夠這位上帝了。祂怎麼能拋棄我們見過有史以

來最好的人？我看不出來上帝要怎麼從這當中，成就任何善事。」你會怎麼回答？你很可能會同意。但是你站在那裡所見的，卻是上帝古往今來為人類所做最偉大、精彩之事。在十字架上，公義和愛都得到了滿足——邪惡、罪與死亡都被打敗了。你正在看著一件絕對的美事，然而，卻因為無法將它放進自己有限的理解裡，而有了遠離上帝的危險。

別那麼做，而是照耶穌所做的去做：信靠上帝。照約瑟所做的去做：即使在地牢裡也信靠上帝。整本聖經都在幫助我們明白，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完全不是一個失敗或悲劇，而是最終成全的智慧。《創世記》花了很大部分幫助我們理解上帝在約瑟苦難中的旨意。有時我們也許會希望上帝會把我們的書，賜給我們——帶著完整的解釋。但是，即便我們不能知道自己十字架的所有具體理由，我們還是可以仰望那個十字架，知道上帝正在做成祂的工作。所以你可以對別人唱：

聖徒應當鼓勇振奮，  
不怕天空多雲；  
雲中深藏慈愛憐憫，  
化為恩雨降臨。

威廉·古伯 (William Cowper)  
《上主作為何等奧祕》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上帝在聖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祂將透過軟弱而非剛強來成就祂的救恩，因為耶穌是透過失敗而得勝，透過失利而奏凱歌；祂下來，為的是要上去。同樣的，我們只有透過悔改和信靠的軟弱，才能在我們的生活中得到上帝拯救的大能。所以上帝的恩典，常常是透過我們的艱難而非得勝來變得更多。

附註

- 1 引於 Preface to *These Strange Ashes* (Revell, 1982), p. 7.
- 2 柯德納，〈丁道爾舊約註釋——創世記〉，劉良淑譯，頁 219，校園書房出版社，1991。Kidner, *Genesis*, p. 199.
- 3 同上，頁 226。
- 4 Elliot, "Glory of God's Will," p. 130.
- 5 柯德納，〈丁道爾舊約註釋——創世記〉，劉良淑譯，頁 199、200，校園書房出版社，1991。創世記 Kidner, *Genesis*, p. 181.
- 6 Newton, *Letters*, pp. 179-80.
- 7 柯德納，〈丁道爾舊約註釋——創世記〉，劉良淑譯，頁 228，校園書房出版社，1991。創世記 Kidner, *Genesis*, p. 207.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

雖我路上有黑蔭，但因祂是我導引，  
我只需順服前行，知祂必一路供應……  
讓我用禱告掙扎，拯救就有祂施行。  
基督在這瓦器裡，風暴我以笑臉迎。

約翰·牛頓 (John Newton)

〈離開吧，不信！〉 (Begone Unbelief)

《奧爾尼聖詩》 (Olney Hymns)

---

## 約伯的獨特性

沒有人可以不去處理舊約的《約伯記》，就能理解聖經所賜之關於苦難的教導。正是在《約伯記》裡，我們才明白地看見了赫舍爾 (Abraham Heschel) 一個著名格言：「上帝並不和善，上帝不是叔伯，上帝是地震。」<sup>1</sup> 哲學家彼得·克里夫特 (Peter Kreeft) 說，「約伯是一個奧秘。奧秘滿足了我們裡面的某種東西，然而滿足的卻非我們的理性。理

性主義者很排斥約伯，就像約伯的三位理性主義朋友排斥約伯那樣。我們裡面有某種更深的東西，在約伯那裡得著了滿足，得到了餵養……它把鐵添入你的血液。」<sup>2</sup>

聖經中或者就我所知，在所有古代文獻裡，沒有其他哪卷書在面對邪惡和苦難的問題時，是同時帶著如此情感和戲劇化的寫實主義，又有著這般理智和在哲學上的敏銳。<sup>3</sup> 它的主題很明顯是無辜受苦——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非常好的人，遭到數量不成比例的苦難和悲劇，而很多不誠實、自私貪婪的人卻是生活安逸？《約伯記》在處理這個主題時的平衡，是獨一無二的。它既不抽象，也非只是情緒性地處理，其檢視邪惡問題的方式，是透過生動地描繪出一個人的極端痛苦，他的呼喊很尖銳刺耳；然而，約伯的長篇大論也充滿了深刻、深思熟慮的反思。這完美地表達出「深重苦難的問題」，既是一個龐大的哲學問題，也是一個巨大的個人問題。只把它看成是這一種或是另一種，都不夠全面。

《約伯記》另一個獨特面，是它隱晦地批判了幾乎所有對邪惡問題的常見回答。當苦難臨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會想：為什麼它發生在我們身上。針對這個問題，傳統宗教的答案是：一定是你做了什麼錯事或壞事。而世俗的回答則是：沒有什麼好理由。一位良善的上帝不會允許這種事——所以祂並不存在或是祂很殘忍。而《約伯記》的其中一個主要訊息就是：宗教和非宗教、道德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答案，都是錯的。說到最後，上述兩者都是用一兩句話就說完一切的陳腔濫調。但是無論是《約伯記》的作者或約伯自己，都不願接受這種簡單的方案。書中對這兩種傳統回答都做出了徹底的批判，這使這卷書產生了戲劇張力，也是如此令人著迷之因。約伯朋友所表達的宗教性答案，暴露出毀謗性的錯誤——即，約伯並不是就算良善，也還是會遇到艱



難；而是因為「良善」這件事，使得艱難臨到他。然而，約伯時而轉向的虛無觀點，也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 我的僕人約伯

《約伯記》前兩章是敘述而非詩句，這是為了預備我們去看看約伯和他的朋友與上帝本身之間的衝突。

約伯是一位善良又虔誠的人，「完全正直」（約伯記一：1），意即他無可指摘。沒有人可以針對他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提出指責。他是一位有愛的父親和丈夫，深深敬畏上帝，處理任何事情都是公正又有同情心，此外還很成功和富裕。據說他在東方「為至大」（約伯記一：3）。他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這並不尋常；而且他們一直都在設擺筵宴，此為家族興旺的標記。

但是突然間，這位非常善良的人無故地遭受到一系列的災禍襲擊，結果失去了財富、家人和健康。為什麼？經文讓讀者看見了一些事情，是約伯和他的朋友們都從未看見的。在《約伯記》一章第六至八節，經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宏偉的天庭會議，裡面有上帝和天使，撒旦也在場。現代讀者對此的第一個反應是困惑——撒旦究竟在天堂裡面做什麼？牠不是被趕出天堂了嗎？聖經作者最讓人抓狂的一點就是：在這些他們所告知的內容中充滿了選擇性。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也有一場類似的對話，是耶穌關於財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在那個故事裡，地獄裡的一個人與在天上的亞伯拉罕有一番的對話。為什麼天上的人會和地獄裡的人講話呢？



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應，是去接受敘述者所給的限制。作者的目的是給我們足以了解故事情節的細節，而聖經只告訴我們一點點有關天堂、天使和超自然世界的細節，所以我們不能太過於強求。然而有趣的是，在《約伯記》的敘事裡，撒旦從未表達出對上帝的任何尊重——從未稱祂為主或是向祂下拜，表示任何的尊敬。而根據聖經所述的其他事，這又很符合我們自己的預期，不過，如果作者的目的是要告訴我們關於這方面的事，他就會給我們更多的詳細說明。所以，與其去猜測我們沒看到的事，倒不如來專心讀一下故事，看看這場對話將會如何用引人注目的方式，教導我們有關上帝與苦難邪惡的「不對稱」關係。

上帝指明約伯是祂最優秀的僕人。「地上再沒有人像他……敬畏神，遠離惡事。」（約伯記一：8）撒旦（其名字的意思是「控告者」）立刻指控約伯有一種假冒為善。牠似乎是一聽到上帝稱約伯為祂的僕人就跳了起來。「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牠嘶嚷道。「你豈不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並他一切所有的嗎？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賜福；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約伯記一：9-11）撒旦所說的很簡單，就是約伯之所以會與上帝有這樣的關係，都只是為了得到好處。「他並沒有服事和愛你，」撒旦爭辯著。「他只是在愛自己、服事自己，只是利用你而已。你不過是個工具，是他為要達到目的的手段。我會向你和這個天庭證明這點。讓萬事對他無益，停止對他的祝福——你等著看吧。他就會避之唯恐不及地丟棄你。」

撒旦是在說，對約伯而言，順服上帝只是在實行自愛和自救。若拿走服事上帝的屬地好處，那麼約伯就會暴露出他的本相。但是從終極面來說，這是在攻擊上帝。你看，約伯是上帝所有僕人中最好的一



個，若他真的是個冒牌貨，那這就意味著上帝完全沒辦法讓任何人（無論男女）變成愛祂的僕人。撒旦仇恨良善也仇恨上帝，所以牠的動機是完全邪惡的，牠喜歡施加痛苦，想要看到人們受苦，牠也知道上帝愛人類的心，所以牠想阻攔上帝的目標——把人們變成喜樂充滿、偉大又善良的敬拜上帝的人。撒旦想要挫敗上帝心中的偉大願望。

## 變成上帝的「自由愛人」

上帝允許撒旦考驗約伯。為什麼呢？我相信這意味著，上帝知道約伯已經是愛祂的。不過，約伯的愛仍然需要錘煉——錘煉到可以為後世歷代的人帶來龐大益處。允許苦難，是為了把約伯帶向一個偉大的層次。

這也意味著撒旦有某一點是說對了。外在的宗教表現與內心對上帝的愛和敬畏，確實是有差別的。我們裡面某種程度都存在著這道鴻溝，這也是導致我們與上帝沒有親密關係，沒有在祂裡面平安和喜樂的原因，雖然那是我們本該有的。一個上帝真正的僕人是什麼樣的呢？嗯，思考一下任何一種愛的關係吧！若你愛上了一位看來好像也是愛你的人，可是在你經濟狀況吃緊的時候，他或她就與你分手了，你的感覺會是什麼？你不會覺得自己是被利用了嗎？你不會覺得，那個人其實愛的是你給他的東西，而不是愛你本身嗎？我們對上帝也是一樣。我們應該單單因為上帝自己而去愛祂，而不是為了祂給的好處。

那麼，你要怎麼發展出那種愛呢？設想你起初愛上了一



個人，而且若你夠誠實，你就會有部分的原因，確實是因為那個人的某些「有利條件」，比方是他或她的長相或者關係。但是隨著你們關係的發展，你會開始單單因為那個人而愛他，然後即使某些有利條件消失了，你也會不以為意。我們把這稱為在愛和品格上的成長。那麼，如果你對上帝的愛也像那樣地成長，會是如何呢？若你對祂的愛可以長到一個地步，以至於祂本身就讓你越來越滿足，又會是如何？這就代表環境不會再那麼困擾你，因為你有了上帝和祂的愛在豐富和餵養著你，無論生活環境如何。

你如何才能走到那裡——你如何能從圖利式地愛上帝，轉而去愛上帝自己？按照我的想法，主要的方式就是，讓艱難進到你的生活裡。苦難首先幫助你評斷自己，看見自己對上帝之愛的雇傭本質。當你最喜愛的事被拿走以後，你的試探可能會是憤怒地拒絕祂，接著苦難就給了你一個機會——不僅可以不放棄上帝，不轉離祂，反而可以調整自己，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專注在祂身上。魯益師在他的諷刺作品《小心魔鬼很聰明》（*The Screwtape Letters*）裡，描寫了一位老魔鬼寫信給還在試探場上的小鬼頭，向牠提出忠告。祂告訴小鬼頭，耶穌（其稱為老賊頭）用困苦和艱難，把信徒從圖利的雇員，變成因愛而服事祂的人：

老賊頭允許……失望發生在每一個憧憬即將付諸實現的關卡，譬如一個小男孩著迷於兒童版的奧德賽故事，終於下定決心開始學習古希臘文時；或者當情人結為夫婦，開始要學習共同生活時。大體上，在人生的每一面向，夢幻的憧憬轉化為身體力行的當兒，失望就會蹦出來。老賊頭甘冒這個風險，因為祂懷有一種非常奇特的幻想，有心要讓這些討厭的人獸變成祂所謂特屬於祂的，全然「自由」，卻懂得愛祂服



事祂的人——「兒子」是祂使用的字眼。祂用根深柢固的愛，違反自然地與兩隻腳的動物偷情，不惜使整個屬靈世界因之貶格。祂渴望他們自由，因此拒絕立刻護送這些人獸帶著原有的性情和習性，進入祂所設定的目標。祂任由彼「自立自強」，我輩因此就有機可趁了。不過，切記，其中也有陷阱，一旦這些人成功地捱過了初期的枯索無味，也就學會不再那麼倚賴感覺，之後要誘惑他們就難上加難了。

上帝知道，從終極上來說，撒旦是錯看了約伯。但是祂也知道，撒旦在次一級的意義上是對的。約伯還不完全是他本該、也可以成為的那種僕人，而上帝將要使他達到那種偉大，但要達致的唯一方式，就是透過逆境和痛苦。約伯可以更完滿地成為那種不為任何好處而服事上帝之人，那種單單因為上帝本身就愛祂的人。所以，上帝願意向天上的萬軍和成千上萬的《約伯記》讀者表明，祂能夠把人類變成愛祂的僕人。

## 上帝與邪惡

所以，上帝給了撒旦許可，讓牠可以為約伯的生活帶來痛苦和苦難。上帝在第一章說，撒旦可以奪去約伯的東西，但是不能碰他的身體（約伯記一：12），而在第二章，上帝允許撒旦帶給約伯痛苦的疾病，但是不能奪走他的生命（約伯記二：6）。現代讀者對於上帝給撒旦這麼多的允許感到



退縮，但是再一次的，我們絕不能漏掉這個敘事的重點。它生動地表達了上帝與邪惡之間不對稱的關係，這裡有著深奧的哲學。在《約伯記》裡沒有二元對立式的世界觀，按照那種世界觀，是兩種對等但是相反的善惡力量，按照那種看法，生活就真的是一個戰場和「風險」之處，因為沒有一種力量真的在掌權，歷史不過是同等程度之善惡力量間的較量，沒有一個強大的存有，執行著一套前後一致的歷史計畫。而聖經向我們展現的卻不是這種世界，上帝完全掌權，祂完全控制著撒旦，撒旦最遠只能走到那裡，不能再遠了。上帝很明顯是一切的主宰。

另一方面，《約伯記》也沒有描寫是上帝親自把這些壞事加給約伯。這是一種很出色傳達以下真理的方式：雖然沒有任何事情是發生在上帝的計畫之外，但是上帝對於邪惡之事的旨意，與祂對良善事情的旨意並不一樣。上帝並沒有失去對歷史的掌控，可是祂也不樂意看到人們受苦。邪惡和苦難並非上帝給世界的原初本意，這只是世界在更新之前的一種暫時狀態。

臨到約伯的第一個災禍，是他失去了財富和孩子。約伯的回應雖表達了巨大的傷痛，但是他仍然俯伏敬拜，並說出了以下這段有名的話：「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約伯記一：21）約伯的回應在情感上是真誠的，約伯便起來撕裂外袍……伏在地上——他不是斯多噶派，他表達了適當的感恩（「賞賜的是耶和華」）與合宜的尊敬（「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所以我們可以說，第一輪是約伯贏了，撒旦輸了。但是當約伯連健康都失去時，他就無法繼續保持那種平靜了。現在約伯失去了他的鎮定，在約伯記三章第二十三節，他怪上帝給了他困苦，雖然他沒有像自己太太所建議的那樣「棄掉上帝，死了。」（約



伯記二：9），約伯並未轉離上帝或是想自殺，然而卻也是強烈掙扎於像是極端不義的感覺裡。良善的一生甚至是可以讓人更難接受苦難，因為它讓一切看來是這麼的毫無道理和不公平。

## 約伯和其朋友們的言論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約伯記》的中間章節是約伯朋友們的三輪發言，這三個人是前來「安慰」他的以利法、比勒達、瑣法，但是他們的安撫卻深深地傷害了他。第四章是以利法的發言，也是他們基本的思路模式。「請你追想，」他說。「無辜的人有誰滅亡？哪有正直的人被剪除呢？據我所見，耕耘罪孽的，必收割罪孽；種植毒害的，必收割毒害。」（約伯記四：7-9。譯註：聖經《新譯本》）約伯朋友們的訊息很清楚——除非是約伯在某方面沒有向上帝禱告，信靠和順服上帝，不然他不會受到這樣的苦。上帝絕對不會不公正到讓這一切發生，除非是約伯做了某些活該的事。所以，如果約伯想要復原，他只需要承認自己所有已知的罪，讓生活走向正軌。

以利法的發言是令人不舒服地接近於常見福音派式的敬虔。他所說的許多事，就抽象而言，是正確的聖經命題。宇宙的確有一個道德秩序，壞行為的確遲早會導致痛苦的後果，我們應該信靠上帝，不要總以為自己是對的，若我們進入了困難時期，當然應該在上帝面前謙卑下來，省察自己，就像前面所說明的，我們可能是處在大衛或者約拿的位置上，也許上帝是在嘗試喚醒我們。以利法對約伯說：「上帝



所責備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要輕看全能者的管教。」（約伯記五：17。譯註：聖經《新譯本》）這也是對的。但是，正如舊約解經家安德生（Frances I. Anderson）在論到約伯朋友們的這些發言時所說：「對一個陷在深淵中的人而言，真話可能是無效的藥。」<sup>4</sup>

雖然約伯的朋友們可以把一連串技術上正確的說法串在一起，但是他們教牧性的錯誤，是來自他們對於上帝的恩典，並沒有充分的掌握，他們有一套道德主義的神學。以利法說：「禍患原不是從土中出來，患難也不是從地裡發生。」（約伯記五：6）他的意思是，苦難並不是自然發生的——只有在你生活有問題、自作自受時，它才會出現。他在這裡表現出來的卻是對《創世記》三章第十六節之教導的無知，上帝在那裡說，由於罪的緣故，荊棘和蒺藜會從土裡長出來——現在之於每個人都還是如此。換句話說，世界是遭到了罪的破壞，所以無論人們生活得多麼正直，壞事還是會發生。因此，約伯朋友們持有的是完全馴服式的上帝觀。從來都沒有所謂的奧秘——若生活過得不錯，那是因為你活得正直；若生活不順，那一定是你的錯。

但是安德生指出，這就像是幫上帝拴上了一條狗鏈。「把神放在一個越過祂旨意之道德性的義務下，這對祂的主權而言，乃是一個威脅，尤其是當那自認為知道何謂道德性的，乃是一個『人』的時候。」<sup>5</sup>（編註：作者只引用了部分文句，然為完整表達語意，此處採用中譯本之整段語句。）換句話說，像以利法那樣的道德主義人士是相信，我們可以用道德來操控上帝。他給約伯的忠告是：按下正確的按鈕，承認所有已知的罪，挺起腰桿正直作人，一切就會再次好起來的。我保證。

約伯沒有心甘情願地接受朋友那麻木不仁的殘忍。他在第六章回應中的情感寫實主義，令人膽顫心驚。他知道朋友馴服式的上帝觀是



錯的，然而他也不會這麼簡單就去咒詛和離棄上帝，認為上帝不公。採取傳統宗教或者非宗教的方向，都是比較容易的路，但是他兩條路都不走，結果他有極大的苦痛。

惟願我的煩惱稱一稱，  
我一切的災害放在天平裡；  
現今都比海沙更重，  
所以我的言語急躁。  
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  
其毒，我的靈喝盡了。

神的驚嚇擺陣攻擊我。（約伯記六：2-4）

他太擔心自己會不恭敬地談到他的上帝，所以他設想，若在這麼做之前就死掉，也許會更好。

惟願我得著所求的，  
願神賜我所切望的；  
就是願神把我壓碎，  
伸手將我剪除。  
我因沒有違棄那聖者的言語，  
就仍以此為安慰，  
在不止息的痛苦中還可踴躍。（約伯記六：8-10）

但是他也對朋友們誠實到無情地說出，自己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建議。

那將要灰心、離棄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  
他的朋友當以慈愛待他。

我的弟兄詭詐，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幹的河道……

請你們教導我，我便不作聲，

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

正直的言語力量何其大！

但你們責備是責備什麼呢？

絕望人的講論既然如風，

你們還想要駁正言語嗎？

請你們轉意，不要不公；

請再轉意，我的事有理。

我的舌上豈有不義嗎？（約伯記六：14-15、24-26、29-30a）

約伯對朋友們的諷刺性回應很經典：「你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約伯記十六：2）他說，「你們真是子民哪！你們死亡，智慧也就滅沒了。」（約伯記十二：2）

所以在很多章節裡，約伯與他的三位朋友投入了熱烈、長篇的對話，辯論著約伯受苦的意義。在約伯的發言中，他不僅是與他的朋友們辯論，而且向上帝呼求，問出了受苦者長久以來的問題：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是我？最後另一位人物出場了，是一位叫以利戶的年輕人，他同時批評了約伯和其他幾位朋友（約伯記三十二至三十八章）。戲劇性的趣味就被建構於：當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見約伯和他的朋友們，好像都沒有「贏」，也沒有看懂上帝的道路時。朋友們的許多發



言都是極為善辯的，而約伯的發言也常常是如此。誰是對的？誰會勝出？上帝又是怎麼想的呢？

《約伯記》的前言和中間部分都向讀者揭示出，約伯的苦難不是因為懲罰。它們不是為了懲罰約伯個人的罪，也不是矯正性的——不是因為約伯走上了某種的錯誤道路而要喚醒他，或是把他從漂泊的道路上帶回信仰。安德生說，緩慢但確切浮現的是，約伯苦難的目的是要「擴展與上帝同行的生命」。一旦約伯虔誠的生活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之後，這就是唯一有可能的原因。安德生寫道：

以利法有關「全能者的『管教』」（五：17）的教訓中有些許真理的話，這真理也不是在訓練的消極意義上，以致一個人可以受壓抑而脫離當受罰的罪。約伯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達到完全了……讀者們知道約伯所不知道的事，也就是說：約伯至高的智慧是只有為神自己的緣故而愛神。因此，以利法的言語非但不是個安慰，反而是個陷阱。約伯以強暴的態度拒絕了它們，證明他辨認出其中的危險。<sup>6</sup>

安德生的意思是，若約伯同意了他的朋友們，接受這是為了懲罰或是要糾正某些特別的罪，那麼他就會錯過他之所以經歷這一切的真正目的和好處。他正蒙召在一個新的層次上生活，約伯表明自己對此是有所察覺的。透過各種言論和禱告，約伯一再地聲明了他的渴望，是想與上帝相遇，直接聽祂說話。在書的結尾，他的願望實現了，但卻不是以他所期待的方式。當上帝在書中最後幾章實際向約伯顯現並說話

的時候，有四大震撼和驚奇。

## 上主出場了——約伯還活著

第一個驚奇是，上帝真的現身了，而且還是用一種可怕的形式，但是卻沒有毀滅約伯。剛開始，那些嚴厲的話語會讓我們以為，上帝是要嚴厲地審判約伯。上帝隆聲道：

誰用無知的言語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問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

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

你若曉得，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

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

地的角石是誰安置的？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

神的眾子也都歡呼。（約伯記三十八：2-7）

然而，儘管確實有這麼強烈、極具挑戰的言語，但是上帝並非來審判或是擊垮約伯的，而是要用恩典來觸摸他。對此的第一個表現是，突然出現的希伯來位格性名字「雅威」（Yahweh）（譯註：英文是翻



譯為「上主」；中文則是翻譯成「耶和華」），這個名字在《約伯記》之前幾乎是不怎麼出現的。「雅威」是上帝從燃燒著的荊棘叢中呼召摩西時，向摩西所啟示的名字。對於那些與祂有盟約性、愛的關係之人，上帝的這個名字正是位格性的親密啟示。現在對約伯說話的，正是雅威。

此外我們也被告知，雅威從旋風中回答約伯。<sup>7</sup>「回答」這個詞在英文裡看起來雖然很一般，但卻是很重要的。很多讀者，像是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把上帝對約伯的話語理解為「一聲冷笑」和「戲弄」。<sup>8</sup>但是在希伯來的慣用語中，對某人「說話」表達的是一種有權位者對下級的單向溝通，而「回答」或「答覆」表達的是則兩方的對話。所以很驚人的是，當上帝出場時，祂是進入了一場對話——不只是單單為了貶斥。換句話說，上帝是在邀請約伯進入一個關係。祂甚至還讓約伯做最後的陳述！（約伯記四十二：1-6）一位解經家寫道：

這個上帝俯就和遷就的證據，為上帝與約伯之間的互動，賦予了一種與常見看法不同的特徵。上帝不是那種刻薄、喜好對抗的神祇，想要斥責約伯和嘲諷他……相反的，上帝充充滿滿地臨到，帶給約伯一種關於上帝真實的壓倒性經歷……因此約伯（和讀者）被放在他們的位份上——不是透過斥責，也不是透過不要質疑上帝的警告，而是透過上帝恩典的降臨，祂讓自己盡其所能地被人看見。結果，「上帝的顯現」（必然是壓倒性的）只能夠被理解成是一種恩典的行動。<sup>9</sup>



然而，雖然有雅威這個名字的親密和那樣的說話方式，上帝仍然是在旋風中向約伯顯現。「旋風」這個詞的直譯，就是「暴風」。就古人所知的而言，再沒有什麼是比颶風力量的風暴還要更可怕和更具破壞性的了。約伯的孩子們就是被這種災害所滅（約伯記一：19）。約伯也曾擔心，若上帝實際上真的向他顯現，「他用暴風折斷我」（約伯記九：17），而且的確當上帝出場時，祂是以不可能更猛烈、更壓倒性、更威嚴的形式來到——祂是暴風之王。約伯和舊約的讀者預期，若上帝以這種形式出現的話，就會立刻擊殺他；但是上帝沒有。當上帝在西乃山顯現時，是沒有一個人可以靠近甚至是觸摸那山的，否則就會死；然而在這裡，上帝本身的臨在是顯現在約伯面前，但是，約伯卻仍舊活著。

所以，我們不應該錯過這個弔詭。上帝來臨時，既是一位滿有恩典的位格性上帝，又是一種無限、壓倒性的力量——這是完全同時的。祂同時是這兩者，這怎麼可能？只有在耶穌基督裡，我們才能看到：不可操控的無限上帝，是如何可以變成一位嬰孩，一位慈愛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我們看到：上帝的愛和聖潔是如何可以同時得到成全——上帝如此聖潔和公義，所以耶穌必須為罪死，否則我們就不得赦免；但是祂又充滿了對我們的愛，所以自願捨棄生命。所以，福音解釋了上帝何以既是慈愛的上帝，又是烈怒的上帝，就是約伯在那個黑暗暴風的日子裡所遇見的上帝。

## 上主沒有回答——卻又回答了

第二個驚奇是，上帝的長篇大論在乍看之下，根本沒有談到約伯或是他的朋友們所在意的，雖然經文是說上帝「回答」約伯。約伯期



待上帝如果出場，就會有一個解釋；約伯的朋友們期待若上帝出場，就會定罪約伯。他們卻都沒有得到所期待的。相反的，上帝給了我們長篇的詩化語句，論及了自然界的奇妙。在考察這些言語本身之前，我們必須停下來，權衡一下以下事實的重要性：上帝沒有為約伯解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祂完全沒有說到撒旦或是天庭，也沒有給出任何為什麼祂允許撒旦帶給約伯苦難的理由。這對上帝來說並不困難，祂大可說些像這樣的話：「約伯，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是你必須意識到，因為這一切，你會變得偉大，有一天能鼓勵千千萬萬的受苦者，直到時間的末了。就苦難下的忍耐而言，除了我的獨生愛子以外，沒有人會比你更有名。」如果上帝這麼說的話，或許約伯就會說，「哦，那這就不一樣了。我認為，結果如果是那樣，看事情的角度就會有所不同了。」但是沒有，上帝什麼都沒說。為什麼沒有？再一次，安德生十分具有洞見：

本書許多的優點之一是：約伯不用知道他一切事情的真相，卻已心滿意足……只有在約伯不知道為何要受試驗的情況下，試驗才能進行。神迫使約伯進入被棄絕的經驗中，要使約伯進入有可能無掩飾的信心生活中，學習只為了神自己而愛祂。神似乎並沒有把這個特權賜給許多人，因為他們要有所發現，得付上可怕的受苦代價；但有部分的發現，是要看見苦難本身乃是神最寶貴的禮物之一。把整個故事隱藏起來，不讓約伯知道（甚至是在試驗已經結束之後），使他繼續憑信而行，不憑眼見。最後，他並沒有說：「現在我已看



見一切了。」他根本就從未看見它。他看見神（四十二：5）。如果神從未將我們整個人生故事的任何事告訴我們，或許會比較好些。<sup>10</sup>

撒旦的指控是，約伯並未實際愛或服事上帝——他所愛和服事的是他自己，只不過方式是透過屈從上帝的旨意。我們也說過，這對於甚至是上帝最好的跟從者來說，也總有某部分是成立的。但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只為了上帝自己的緣故而愛祂，我們才會因為生活過得如何而有巨大的起伏。我們不覺得自己的心在上帝裡面得到完全的滿足，除非其他事情也很順利，所以我們的根基不牢靠，被環境變遷的風吹動和擊打。但是要成長到成為上帝真正的「自由愛人」，擁有那樣的喜樂深度，而非是圖利、條件式的宗教規條遵守者，那我們就必須日常性地受到剝離。我們必須感受到順服上帝，根本不會為我們帶來任何好處。也正是要在**那個時刻**尋求上帝，向祂禱告並順服祂，這些事情才會開始改變我們。

所以，約伯最終得到了與上帝的擴展生活，而這只有在透過上帝不告訴他他為何受苦時，才會來到。若是上帝給了他那些理由，那就是配合了約伯自以為義的衝動。相反的，苦難的經歷將約伯帶到一個地步——單單因為上帝是上帝而愛祂、信靠祂。約伯變成了一位有龐大力量和喜樂的人，不需要有利的環境就能在靈性上正直站立。這使得苦難（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苦難的結果）真的是一件非常偉大的禮物，而我也很懷疑，這種對上帝恩典依賴的層次，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得到嗎？如安德生所說，約伯從未看到全貌，他只看見了上帝。而那**就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直到永恆都是如此。**

上帝不給約伯其受苦的任何解釋，還有一個關鍵原因。撒旦控告約伯是個冒牌貨，他之所以活得有道德，順服上帝，只是為了個人的



好處。撒旦不僅想要為約伯帶來痛苦，而且還要打擊他的信譽，讓他是個騙子的心態曝光。但是上帝允許給撒旦的空間，只夠到可以達成撒旦想要之結果的相反。當現代讀者看見上帝給撒旦許可攻擊約伯時，也許會難過，但是我們應該記得，撒旦的攻擊最終留給約伯一個存到永遠的名聲，使他成為歷史上最知名的人物之一。若你知道三千年以後，還會有千千萬萬的人閱讀和討論你的言語和行為，那你就會把自己看成是成功的。當苦難折磨約伯的時候，上帝是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資源之一，這激勵了無數受苦者用忍耐和耐心來面對他們的逆境。

上帝給邪惡的空間，只是足夠到讓它可以打敗自己。約伯的故事只是一個較小的版本，象徵上帝在你生命中和在世界歷史上所做的事。上帝現在給歷史設定了一個計畫，邪惡也是包括在其中的一部分，這讓我們困惑和生氣。但是像《約伯記》這樣的書可以讓我們管中窺天，向我們表明上帝允許邪惡的程度，只是到讓它帶出與它本意剛好相反的結果。

## 上主是上帝——你不是

在這些最後的言論裡，上帝呼籲約伯考察被造的世界（約伯記三十八：4-7），論證的要點是，人類對於上帝放在被造界中的一切，只有最微不足道的認識。「你一定曉得！」上帝諷刺地說（約伯記三十八：5。譯註：聖經《新譯本》）。祂描繪了世界上的大海，對祂來說，那不過就



像是無助的嬰孩，上帝好像接生婆用布包起嬰兒一樣，把大海包在雲中！（三十八：8-9）接下來，上帝到了世界的邊界，來到日出和日落之地（三十八：12-15）；來到地的深處，來到大山和海洋的最深根基（三十八：16-18）；來到地的高處，來到風雪、冰雹、雨水和閃電的府庫（三十八：19-30），甚至來到星宿萬象（三十八：31-38）。上帝創造這一切也認識它們。而約伯呢？

查看了自然世界以後，上帝現在呼籲約伯去細想獅子（三十八：39-40）、烏鴉（三十八：41），山羊和下犢的母鹿（三十九：1-4），野驢（三十九：5-8）和野牛（三十九：9-12），駝鳥（三十九：13-18），馬（三十九：19-25），鷹雀和大鷹（三十九：26-30）。上帝並未像許多宗教作者歷年來所做的那樣，要從動物中汲取道德教訓，並沒有「要像鹿一樣，它……」這種說法。動物是上帝的藝術品，要愛護和享受牠們的原因，只因為牠們是牠們自己，以及牠們向我們表明了那位偉大藝術家自己的智慧、喜樂、權能和美麗。

這些列舉在自然界中的奇妙，令人咋舌。重點很簡單：即我們不是上帝。祂的知識和無限權能超越了我們。這第一篇的講論結束在《約伯記》四十章第二節，是以主的問題作為結束的：「強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論嗎？與上帝辯駁的，可以回答這些吧！」一位七歲大的孩子不可能去質疑世界級物理學家的數學運算；然而我們卻質疑上帝是怎麼管理世界的，這，合理嗎？

上帝在祂的第二篇講論中（約伯記四十：6至約伯記四十一：34），直接給了這個論點。在以色列的社會裡，審判官不只是作出判決，而且還要執行。當國王坐上審判者的位置，發現一位被告是無罪的，他就會恢復那個人社會上的地位，並把來龍去脈整理清楚。上帝在《約伯記》四十章第八節告訴約伯，約伯為了替自己辯護，本質



上就是把自己放在世界審判官的位置，然後上帝在第九至十四節有力地論證：

「你有上帝那樣的膀臂嗎？你能像他發雷聲嗎？……要發出你滿溢的怒氣……把惡人踐踏在本處；將他們一同隱藏在塵土中，把他們的臉蒙蔽在隱密處；我就認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現在我們看到了，當上帝指出被造秩序的奇妙時，要說的重點是什麼。因為約伯沒有當審判官的權能，所以他也沒有那樣的權利。約伯說，他可以把宇宙管理得比上帝好——這不過是幻想。上帝告訴約伯，放棄他說可以管理世界的主張。安德生說，上帝呼籲約伯「也必須更有信心、更少焦慮地把整件事完全交在神的手中；這麼作，並沒有堅持神應該先回答他的所有問題。」<sup>11</sup>

智慧之路就是這樣：是甘心而非抱怨地承認——只有上帝才是上帝。若非如此，就會是你變成邪惡。安德生注意到：

如果我們已經正確地發現了整卷書的神學核心，那麼這裡有極大的深度。其中責備了任何一個為了他生命中特別的事件而埋怨、暗示說，他可以向神提議，比祂現在所用更好的方式來使宇宙運轉的人。人們急切地想要使用武力與邪惡爭鬥，性急地希望神更常作同樣的事；但藉著這樣毀滅的行動，人們行惡，並且變成邪惡的。四十：8-14 所提示像神那樣的舉止，約伯不僅侵犯了神的角色，他也一定

會變成另一個撒旦。只有神才能具有創造性的毀滅力，只有神才能將惡變為善。<sup>12</sup>

很少有人可以把這個觀念表達得比伊莉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更好，她回顧了她的一生：兩任丈夫的死，以及無數無從解釋的悲劇和困難。她在反思《約伯記》的結尾時，這樣寫道：

上帝是上帝。若祂是上帝，祂就值得我敬拜和服事。我只有在祂的旨意裡才能找到安息，而那個旨意是無限地、不可測度地、難以言喻地超出「我對於祂要做什麼的最大概念」。<sup>13</sup>

## 約伯是對的——你們錯了

最後還有第四個驚奇。我們說過，約伯期待上帝會給一個解釋，而他的朋友們則是期待把約伯定罪為罪人。當上帝說完話以後，反而是轉向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告訴他們，他們和他們那律法主義、自以為義、賞罰式的神學是錯的，而「我的僕人！」約伯堅持自己是一個無辜的受苦者，才是對的（約伯記四十二：7-9）。然後上帝說，若他們想要免去懲罰，就必須是讓約伯為他們禱告。

這故事的某些部分，讓很多現代讀者都大呼奇怪。「上帝為什麼要這麼肯定約伯？約伯咒詛了他出生的那日，挑戰了上帝的智慧，大聲呼喊和苦毒地抱怨，表達了深深的懷疑。約伯看來都不像是一位從頭到尾都信心堅定的模範。為什麼上帝要如此維護他？」

第一個理由是，上帝滿有恩典，樂意饒恕。但是要注意的關鍵是：約伯從頭到尾都沒有停止禱告。是的，他抱怨了，但是他是在向上帝



抱怨；他懷疑了，他卻是向上帝表示懷疑；他尖叫和呼喊了，然而他是在上帝面前這麼做。無論他有多痛苦，他都是持續在跟上帝說話。多麼奇妙的是，我們的上帝看見了悲傷、憤怒和疑問，卻仍然願意說「你得勝了」——並不是因為一切都沒事了，不是因為約伯的心態和動機一直都是對的，而是因為約伯鏗而不捨地尋求上帝的榮面和同在，這意味著苦難並沒有驅使他轉離上帝，反而是轉向了上帝。這就是關鍵的差別。如約翰·牛頓所說，若我們在禱告中靠近上帝卻好像什麼好處都得不到，那麼遠離祂就肯定什麼都得不到。

這也許是受苦者可以從《約伯記》中學到之最具體和實際的東西。聖經說，上帝「靠近傷心的人」（詩篇三十四：18）；「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詩篇一百四十五：14）。這些是普世性的：上帝靠近所有受苦的人，關心他們。此外，祂應許用祂的聖靈來幫助哀歎的基督徒（羅馬書八：26）。祂對在基督裡的信徒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伯來書十三：5）耶穌說，我們是祂的羊，「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約翰福音十：28）

這所有都意味著，即便我們在最黑暗和枯乾的時候，感覺不到上帝，祂也仍然在那裡。沒有任何面對苦難的方式，會比這還要更基本的：你必須像約伯一樣尋求上帝，到祂面前去。即使枯乾也要禱告；即使很痛苦也要讀經。最終你就會再次感受到祂——黑暗不會持續到永遠。你面對苦難時所需要的力量，是來自於履行上帝所要求的責任和義務，不要逃避上帝的誠命：讀經、禱告、學習、團契、服事、見證、



順服。竭盡所能地履行你的所有責任，賜平安的上帝會與你同在。  
聖經裡還有其他這樣的例子。最有名的一個是在《詩篇》四十二篇，詩人在那裡對自己說話。

我從前與眾人同往，

用歡呼稱讚的聲音

領他們到神的殿裡，

大家守節。

我追想這些事，

我的心極其悲傷。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

因他笑臉幫助我，

我還要稱讚他。

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裡面憂悶，

所以我從約但地，從黑門嶺，從米薩山

紀念你。（詩篇四十二：4-6）

《詩篇》四十二篇是一篇熱烈、恆切和流暢的禱告。他向上帝「傾倒出他的靈魂」。（譯註：此為第四節最後一句的直譯，見上文粗體字。）這是什麼意思？首先，「傾倒出你的靈魂」意味著深入自己的心底，那是一種現在有時被稱作「了解自己感受」之更古老和更健康的說法，它的意思是誠實地查看你的懷疑、渴望、懼怕和盼望。但是要注意，並不是抽象的自省，而是做在上帝面前；這個人不是躲在一



個角落察看自己，他是把自己的內心曝露在上帝面前。這是把哭喊、渴求、反思、紀念——都做在上帝的面前。「傾倒出自己的靈魂」也代表單單呼求上帝。當我們通讀這首詩篇時，我們會看到很多關於困惑和挫敗之誠實和直接的言語。然而即便如此，他還是禱告——恒切、專心地禱告。

另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詩人不只是聆聽自己的心，而且也對它說話。當他說「我的心哪」的時候，他是在對自己說話。這是所有處於苦難和試煉之人都必須記住的。是的，我們必須聆聽我們的心聲，我們必須透過誠實省察自己的感受，了解我們能做什麼；但是我們也一定要不只是聆聽我們的心，還應該對它說話。我們應該去聆聽心靈理由的預設，但是當那些預設錯了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去挑戰它們，而且它們常常是錯的。

我們也許會聽到自己心裡說：「沒希望了！」但是我們應該要把它爭取回來，應該說：「嗯，這取決於你所盼望的是什麼。把這麼多盼望放在那上面，是對的嗎？」注意詩人是如何分析他自己的盼望：「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注意，他是在提醒自己。「應當仰望上帝，我還要稱讚他。」詩人在對自己的心說話，告訴它要到上帝面前去，要仰望上帝。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在一篇基於這段經文的講道中說，詩人很憂悶，卻拿起了一個很重要的策略，而這是你在灰心時也必須採用的。

首先，我們必須學習這位詩人所已經學會的功課，就是把自我控制在手中……他在對自己說話，他責問自我……

(很重要的是看到) 自省太過分就會變成病態……我的話並不矛盾，也沒有自打嘴巴。我是說，我們應該對自我說話，而不要讓自我對我們說話。你了解其中的差別嗎？自我真的會對我們說話。如果你只聽自我對你說話，而不主動對自我說話，我敢說你的麻煩就快要來臨，靈性低潮也即將轉眼襲至……你也可以這樣站起來，大聲斥責你的自我：自我，你給我好好聽著……然後，你還要提醒你的自我：神是誰，他是怎樣的一位神，神過去做了什麼事，他應許以後要做什麼事，最後你可以像這位詩人一樣，對自我、他人、魔鬼和全世界公開宣告：「我要稱讚他，因他……是我的神！」<sup>14</sup>

鍾馬田很謹慎地說，這並不是去強迫你的情緒，而是剛好相反，它意味著要固定花時間禱告和讀經，即使是在你很枯乾的時候。約翰·懷特(John White)是一位基督徒的精神科醫師，寫了一本書叫做《憂鬱的面具》(*The Masks of Melancholy*)。他說，

多年前當我嚴重抑鬱時，挽救我沒有發瘋的，是如灰塵那樣枯乾之事，就是緊抓住何西阿的預言。我花了好幾個禮拜，每天早上都練習，做了極詳盡的筆記，查考經文裡的歷史關聯，然後我開始緩慢地感覺到，在我腳下的地面變得越來越扎實。我毫無疑問地明白，醫治是出於我掙扎著想要抓住經文的意義。若受苦者有任何能夠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他們就應該進行扎實的歸納法查經，而非靈修閱讀，因為對大多數抑鬱的人來說，靈修閱讀已經是完全停頓了，或者滑落成了某種不健康和沒有幫助的東西。<sup>15</sup>

懷特知道，當你灰心喪氣的時候，努力「靈修性地」讀經(即，



尋找激勵和鼓舞)並不是答案。相反的，他建議你應該研讀聖經的內容，從經文裡找出真理，提醒自己上帝是誰，你在基督裡又是誰，祂為你做了什麼。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說，很重要的是至少應當願意愛上帝。所以，盡力向祂禱告，反覆思想真理，然後等待。就像約伯那樣等待。

很多做了這項工作(「枯燥的默想和禱告」)之人，都特別在使用《詩篇》上，得到了很大的益處。《詩篇》當然充滿了關於上帝的教導，但它們最主要的也是禱告，而且它們是幾乎覆蓋了整個人類經驗範圍的禱告。它們向我們表明了人們在上帝面前，如何面對自己的狀況——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情況「禱告」，而不是只在思量這些情況。我們看見詩人禱告出他們的眼淚、他們的懷疑、他們的懼怕、他們的悲傷、他們的無望，也有他們的喜樂和祝福。沒有一個等候上帝之處，會比深藏在詩篇裡還要更好的。

## 「我的僕人約伯」——再一次地

在《約伯記》四十二章第二至六節，約伯給了對上帝的最後回答。從語法和用詞上來看，這很清楚是一種崇拜的行動，而非不甘願地降服，因為約伯稱上帝為「奇妙」(42:3)。他開頭的第一句話實際上是一句驚歎，幾乎是一種爆發：「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約伯承認，他的要求並沒有考慮到「上帝是誰」的奇妙(42:2-3)。他也承認上帝在所發生的萬事背後都有計畫，即便那些計畫是隱藏的。



這種語調的新變化，這種新發現的感覺，該歸功於什麼呢？約伯說，從前他耳中聽說過上帝，但是現在「親眼看見你」。這意味著之前上帝權能、威嚴和大能的抽象概念，並沒有真的抓住他的心，但是上帝的顯現和話語，讓他對這所有的一切，都有了切身的體會，使他擺脫了自以為義的渴望，擺脫了他想要解釋和為自己公開伸張正義的堅持，也擺脫了以下信念：他比上帝更知道需要發生什麼事情。所以約伯身上的改變，既是屬靈經歷的問題，也同樣是更深的神學問題。真的兩者皆是，而非只是這個或是另一個。

最後約伯說，「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42：6）這句話並不完全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自己」這個詞在希伯來文中並沒有出現——這是聖經譯者的一個詮釋性動作，很多解經家並不認為這是最好的選擇。「懊悔」的意思也可以是「撤回」，也因為這是上帝整個言論中的重點，所以看來這應該是最好的理解方式。約伯在這裡所表達的，並不是對於他所有敗壞的一般性悔改，這會否決掉整本書的目的，因為那正是約伯朋友們一直試圖要他去做的。相反的，他是在做他於《約伯記》四十章第三至五節所不願意做的。他放棄了他自以為義的想法，撤回了對上帝的要求——因為約伯的義，上帝必須要給他一個解釋且公開為他伸張正義。他放棄了用任何方式來控制上帝的企圖（也就是說，他停止「不再信靠上帝」）。他在上帝面前屈膝，讓上帝是上帝，單單為了上帝自己的緣故而服事祂。

## 另一位無辜的受苦者

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某件很容易被忽略的事。雖然上帝的長篇言論充滿了強烈的用詞，提醒約伯他有限的人性，但是在這些話裡並



沒有任何關於約伯有罪的聲明。上帝從未提及帶給約伯苦難的任何罪。因此，雖然約伯從不明白悲劇的原因，但是他也知道了一些對於他心靈平安很關鍵的東西。「神並沒有（像朋友們所作的一樣）提出約伯的罪惡清單，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證明那樣作是沒有必要的。」安德生寫道。<sup>16</sup> 上帝在可怕的旋風中向約伯顯現，但是也以雅威的身分出現，而且沒有任何指責，這一切就代表著上帝愛他並接納了他，意味著他反常的苦難並不是為了懲罰反常的罪。所以，沒有定罪這件事本身就意味著，約伯與上帝的關係是對的。上帝實際上是在說，「這對你來說，應該就已經是足夠的，約伯。」的確是如此。

上帝關於約伯之罪的偉大沉默，是愛的龐大確據。我們在苦難中如何得到這種確據？我們要如何才能確定，無論世人看來如何，我們都是蒙愛的，並被唯一祂說了才算的那雙眼睛給接納？我們要怎樣才能信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自己的義，好讓我們可以克制自己不當世界的審判官，即使事情看來很令人困惑？

我們不需要從旋風中出來的聲音。相反的，我們需要知道，耶穌基督在最偉大的風暴（神聖公義的風暴）中，為我們垂下了祂的頭，好讓我們可以聽見從聖潔上帝而來的愛之聲。祂承受了我們當得的刑罰，好讓上帝可以接納我們。因為耶穌是最終極的約伯，唯一真正的無辜受苦者。耶穌「願意過約伯那樣的生活，直到其最終的結局。祂在被朋友和敵人都視為愚者、褻瀆者，甚至是罪犯的時候，願意去死——沒有力量救自己。」<sup>17</sup> 正如約伯「赤裸」，身無分文，身體

受苦一樣（約伯記一：21），耶穌也是無家可歸，被剝赤身，遭受了十字架的折磨。約伯是相對地無辜，耶穌卻是絕對、完全地無辜；約伯感到上帝拋棄了他，耶穌卻是真實經歷到上帝真正的缺席，也真的經歷到了祂那愚昧朋友的背叛，失去了家人。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看到，若祂完全順服上帝，祂就會被上帝絕對地拋棄，並且本質上毀滅於地獄裡。從未有其他人面對過這種情形。只有耶穌才是真正「一無所求地服事上帝。」

耶穌也遭受了撒旦的攻擊，遠勝於約伯。但是在一切最偉大的逆轉中，撒旦只帶來了上帝救恩和恩典的成就。安德生說：「這是約伯與人類中所有的約伯的最後答案。作為一位無辜的受苦者，約伯是神的同伴。」<sup>18</sup> 換句話說，當你毫無盡頭地受苦時，當你感到絕對孤單時，你可以知道，因為祂擔當了你的罪，所以祂會與你同在。你可以知道，你是在走耶穌所走過的同樣道路，所以你並不孤單——那條道路只會把你帶往祂。



附註 1 引於 Peter Kreeft, *Three Philosophies of Life* (Ignatius Press, 1989), p. 61, "Job: Life as Suffering."

2 同上。

3 安德生，〈丁道爾舊約註釋——約伯記〉，潘秋松譯，頁 30，校園書房出版社，1994。「約伯記在它最接近的競爭者中顯為一枝獨秀——在它處理人類不幸之巧妙方式的緊湊上，在它多方面審視這問題的範圍上……在它富含抒情味道的詩歌上，在它的戲劇的衝擊力上，在知性的上……在它富含抒情味道的詩歌上，在它的戲劇的衝擊力上，在知性的純熟上（它以之來面對人類生存的『不可理解的重擔』）。在一切事上，約伯記都是最突出的。據我們所知，在它之前沒有一本書曾經提供一個模式；在它之後，也沒有一本書（包括無數模仿它的作品在內）能出其右。比較只會加強約伯記那鶴立雞群的偉大。」Francis I. Anderson, *Job: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Inter-Varsity Press, 1976), p. 32.

4 安德生，〈丁道爾舊約註釋——約伯記〉，潘秋松譯，頁 144，校園書房出版社，1994。Anderson, *Job*, p. 123.

5 同上，頁 145。

6 同上，頁 146。

7 Gerald H. Wilson, *Job*,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Hendrickson, 2007), p. 422.

8 安德生，〈丁道爾舊約註釋——約伯記〉，潘秋松譯，頁 329 註腳，校園書房出版社，1994。Anderson, *Job*, p. 270, n2, 引自 George Bernard Shaw's *The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 1932, pp. 12, 19.

9 Wilson, *Job*, p. 423.

10 安德生，〈丁道爾舊約註釋——約伯記〉，潘秋松譯，頁 328 註腳，校園書房出版社，1994。Anderson, *Job*, p. 270, n1.

11 同上，頁 349。

12 同上，頁 350。另可參看芮格爾 (Thomas Nagel) 在《紐約時報書評》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上對約翰·格雷 (John Gray) 的書《動物的沉默》 (*The Silence of Animals*) 的書評。格雷指責西方世俗社會相信可以透過人的自我提高而除掉世界上的邪惡，因此並不需要上帝，但是很多這種宏大的計畫卻反而導致更大的邪惡。芮格爾承認，「我們的確面臨到一個世俗版本的邪惡問題：我們怎麼能期待，做出這種邪惡行為的人，可以設計和維護一個能夠帶領他們走向良善的系統？格雷正確地表達了，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有些方案是災難性

- 的……」 Thomas Nagel, "Pecking Order,"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7, 2013, p. 10.
- 13 Elisabeth Elliot, "Epilogue II," in *Through the Gates of Splendor* (40th Anniversary ed.; Tyndale, 1996), p. 267.
- 14 鍾馬田, 《靈性低潮(修訂版)》, 詹正義譯, 財團法人基督教福音證主協會, 2011。  
Lloyd-Jones, *Spiritual Depression*, pp. 20-21.
- 15 John White, *The Masks of Melancholy: A Christian Physician Looks at Depression & Suicide* (1982). 引用自音訊檔案。
- 16 安德生, 《丁道爾舊約註釋——約伯記》, 潘秋松譯, 頁 327, 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4。  
Anderson, *Job*, p. 267.
- 17 Wilson, *Job*, p. 455.
- 18 安德生, 《丁道爾舊約註釋——約伯記》, 潘秋松譯, 頁 78, 校園書房出版社, 1994。  
Anderson, *Job*, p. 73.



---

神的愛子尚且受苦甚至被釘死，人不會不受苦，人所遭受的痛苦無外乎聖子所遭受的。

喬治·麥克唐納 (George MacDonald)

《無言的佈道》 (*Unspoken Sermon*)，第一系列<sup>1</sup>

---

若我們列出一張清單，是聖經中最有名的受苦者，那麼保羅一定會榜上有名。當保羅蒙召服事的時候，上帝談到他說，「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使徒行傳九：15-16）不久以後，我們聽到保羅傳講說，「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使徒行傳十四：22）他在書信中為我們列舉了他遭受的六次苦害（羅馬書八：35；哥林多前書四：9-13；哥林多後書四：8-9、六：4-5、十一：23-39、十二：10）。加在一起的話，它們涵蓋了範圍巨大的艱難，包括身體、情感和靈性上的，有饑餓，監禁和出賣。他遭受了五次鞭打的殘酷刑罰，「每次四十減去一

下」（哥林多後書十一：24）。然後他繼續列舉說：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裡。  
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  
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  
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饑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  
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軟  
弱，我不軟弱呢？（哥林多後書十一：25-29。譯註：原文記為十二章，  
經查後修正）

## 超乎理解的平安

保羅是如何處理這一切的呢？在《哥林多後書》一章，保羅談到了最近的嚴酷試煉。「我們從前……遭遇苦難，」他寫道，「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然而發生這些事，是為了「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上帝」（哥林多後書一：8-9）。他在同一章裡觀察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上帝）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哥林多後書一：4）那意味著，若我們想知道保羅自己是如何去面對他的一切逆境，我們只需要去看看他在信函裡，是如何安慰其他身處試煉和患難之人就可以了。

提到保羅說他把從上帝那裡得到的安慰，傳給其他人的其中一處，是在《腓立比書》四章。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



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

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立比書四：4-12）

這個「上帝所賜的平安」是什麼？保羅告訴我們，關於它有兩件事情。首先，它是內在的平靜和安穩。他在第十一至十二節說，「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這就是說，他在這個景況與在另一個景況下都是一樣的。我們要意識到這個宣稱有多麼的強烈。要記得保羅的處境，我們都想要有內在的平安，但是你我試圖得到的內在平安，是要用來面對什麼呢——我們的帳單、工作上的競爭、難相處的老闆、我們的重要約會或是沒有任何約會？然而，保羅面臨的卻是折磨和死



亡，甚至在寫信的時候，他仍是在監獄裡，但是他卻說，「我已經學會了可以微笑面對那種情況的秘訣。」

看仔細一點。保羅是說，「我之所以能夠微笑面對折磨和死亡，是因為我就是那種人，我很堅強嗎」？不。那樣的平安是自然的鋼鐵性情，那是一種天賦——天賦就是你與生俱來，不然就是沒有的東西。像是藝術或者運動天賦——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但是保羅沒有那麼說，他說的是，「我已經學會了。」這意味著那種平安對他來說，並不是自然的。他所說之那種特別的內在平安，也不會是我們任何人天生就有的。他說的是，「我已經學會了，所以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這種安穩。」

保羅告訴我們的第二件事情是，這種平安不只是一種「沒有」，而是一種「有」。它不只是沒有懼怕，更是感受到被保護。這在英文翻譯裡並沒有被很好地表達。第七節說，「上帝所賜……的平安，必……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翻譯為「保守」的希臘詞，意思是完全地包圍和加強一棟建築物或者一座城市，以保護它免遭入侵。若有一支軍隊在四面圍繞保護著你，你就可以真的安穩睡覺了——這意思就是這樣。這也道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今天，你去閱讀關於戰勝焦慮、處理懼怕的書籍或網站，通常它們談論的都是要除掉某些想法，它們說：不要去想它，不要想那些負面思想，去控制你的思想，排斥那些負面的。但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上帝所賜的平安並非沒有負面思想，而是有上帝自己的同在。「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腓立比書四：9）

基督徒的平安並不是始於攆走負面想法。若你那麼做的話，那麼也許你只是在拒絕面對情況有多糟。這的確是一種讓你自己平靜下來的辦法——拒絕承認事實。但這也是一種極為短暫的平安！基督徒的



平安並不是採用那種方法，它不是讓你不再面對事實，而是讓你得到一種進入生活的生命力量，使你能夠面對那些現實，提升你去超越和穿過它們。

很多信徒都經歷過這種上帝所賜的平安，它不只是正面思考或意志力，它是一種這樣的感受：無論發生什麼事，一切最終都會變好，即便在那一刻並不是一切都已經安好。在我的經驗裡，人們通常只有在悲劇性的景況裡，常常是在死蔭的幽谷中，才會突破進到這種平安。這裡有個比喻：若你曾在暴風雨的時候去海邊，看到海浪撲來拍擊礁石，有時海浪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完全淹沒了某一塊礁石，然後你就會想，「那塊石頭完蛋了。」但是當海浪退去後，礁石還是在那裡，它連一寸都沒有挪位。感受到「超乎理解的平安」之人，就像是那樣，無論撲向你的是什麼，你都知道它不會使你失腳。當然保羅是一個經典的例子，他遭人擊打；被人丟石頭；受過鞭打；遇到過沉船；被人出賣；他的敵人都試圖要殺死他。一波又一波，然而他還是在那裡。「我已經找到辦法可以在任何一切環境裡完全鎮定。」他說。而且他說這不是他的自然天賦——你我都可以學會。

這就是基督徒平安的特徵，是一種內在的平安和安慰，也是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有一種幾乎是超乎理性地感受到祂的保護。

若這不是自然的，是某種你學來的東西，那我們可以如何學習或是找到它呢？你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練習來發展這種平安？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對你可以如何學習給了很多建議。這不是說，他給我們「保證有內在平安的四步驟」，上



帝所賜的平安不是某種可以用技巧來操控的東西，然而，保羅談到的是需要投身的三種操練。練習這些事情的人，常常會在過程中發現上帝所賜的平安，我把這些操練稱為：「一種思考，一種感恩，一種愛。」

## 操練思考

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第八至九節說，「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那麼，當我們聽到「可敬」和「公義」這樣的詞時，我們也許會以為，保羅只是推薦在一般意義上的崇高和激勵人心的思想。但是研究保羅文獻的學者卻告訴我們，情形不是這樣的。他說的並非一般意義上的高尚思想，而是指聖經的特別教導，關於上帝、罪、基督、救恩、世界、人性和上帝對世界的計畫——救恩計畫。然後保羅也用 *logizdomai* 一詞來描述我們應該如何去思考這些事，這是一個會計用詞，有時被翻譯為「計算」或「數算」。<sup>2</sup> 保羅是在說，若你想要平安，那就要努力且長時間地思考聖經的核心教義。

若你走進任何一家書店，走到有關焦慮、擔憂和處理壓力的分區去看看，你找到的書將會與上述的完全不同。你從來都不會看到有一本書說，「你有壓力，不快樂或焦慮嗎？那讓我們先開始來問一些人生大哉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你在這裡究竟要做什麼？生活是怎麼回事？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人們應該花時間做些什麼事？」絕對沒有這種書！當代書籍直接就是談論放鬆的技巧和工作及休息的平衡。例如，他們會說，你應該時常到沙灘上坐坐，看看海浪，乾脆把對事情的擔憂和思慮放在一旁；或者他們會教你控制思想的技巧，



如何處理負面思想和情緒，處理罪咎感的想法，諸如此類。為什麼當代談論壓力和焦慮的書，不會告訴你要用深刻思考生活來作為回應？因為我們西方世俗文化也許就是第一個這樣的社會——在運作裡沒有對人生大哉問的任何答案。若沒有上帝，我們基本上就是隨機出現在這裡的，我們死後也只會被紀念一段時間。按照這種看法，最終太陽會死亡，人類所做的一切最後都毫無意義，若事物的本相就是如此，那就難怪寫給壓力之下的人之世俗書籍，從來都不會要他們去思考，諸如「我們為什麼在這裡」的問題；<sup>3</sup>相反的，他們會建議你不要什麼事都想得那麼辛苦，而是要放鬆，去尋找會帶給你愉悅的經驗。

保羅在說的是，基督徒的平安幾乎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在運作。基督徒的平安並非來自於更少去思想人生大哉問，而是想得更多、更強烈。保羅在《羅馬書》八章第十八節給了一個在這方面的具體例子，他在那裡用了同一個詞 *logizdomai*，並且直接對受苦者說話。他說，「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這裡的「計算」（譯註：即中譯本譯為「想」之一詞。）意思就是準確計數，而不是胡亂猜想。它不是透過跑步或是逛街而得的平安，它的意思是，「想清楚！思考將來的榮耀，直到喜樂開始直驅你的裡面。」

可能有人讀到這裡會說，「你這是在談教義，我真正需要的是安慰。」然而要去思想——耶穌真是上帝的兒子嗎？祂真的來到地上，為你而死並且復活，升到天上，坐在上帝右邊了嗎？祂真的為你忍受了無限的痛苦，以便有天可以領



你到祂面前去，擦乾你眼中的每滴眼淚嗎？若是如此，那麼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安慰了。如果不是，如果這些事情都不對，那麼我們就可快樂只在於今生，並且，若有某種困難或是苦難把那種快樂拿掉，你就會是永遠地失去它。要嘛就是，耶穌在寶座上為你統管萬事，不然就是，最好的情況也不過如此。

看見保羅在做什麼了嗎？他是在說，若你今天是一位基督徒，卻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平安，那有可能是因為你沒有在思想。平安來自於練習思考清楚你所相信之事的推論，它來自刻意去佔據一個有利的位置。爬到山上的某個高處，然後轉身從那裡觀望所有你剛走過的地貌，沒有比這更激動人心的事了。突然間，你明白了各種關聯——你看見了所跨過的溪流、山腳、出發的小鎮。高處的有利位置給了你視野、清晰度，還有一種美感。這就是保羅呼籲我們去做的。思考偉大和崇高的事——意識到上帝是誰、祂做了什麼、你在基督裡是誰、歷史的走向為何。用正確的角度去看待困難：記得基督代替你所受的困苦，祂給你的所有應許以及祂正在成就什麼。

讓我換個方式來說。有一種「愚昧的平安」，也有一種「聰明的平安。」愚昧的平安來自於拒絕思考你的整個情形，若你選擇這個方向，你就可以開瓶葡萄酒到樹蔭下或是沙灘上去坐坐，試圖不要去想事物的宏大架構。然而保羅是在說，若你是個基督徒，你可以去想想大的場景，而當你這麼做，你就會找到平安。若你是一個基督徒，而且你完全沒有平安，那很可能是你根本沒有在思考。

早期美國神學家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是一位公理會的牧師。我們保有他現存最早的講道手稿，是他在十八歲時寫的，標題是「基督徒的快樂」。雖然作者很年輕，但是講章的基本大綱



卻很突出。他的簡單要點就是，基督徒應該快樂，「無論他的外在環境為何。」<sup>4</sup> 然後他用三項命題來論證他的觀點。我複述如下，對基督徒來說：

他們的「壞事」會有好處產生（羅馬書八：28）。

他們的「好事」（被收納進上帝的家中，在上帝眼前被稱為義，與上帝聯合）永遠不會被奪走（羅馬書八：1）。

他們最好的事情（天堂裡的生活，新天新地，復活）還沒有來（啟示錄二十二：1，及其後）。

這篇講章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是一位年輕人在做保羅所說的。他在「數算」，全部數一遍，把全部累加起來，讓福音救恩的榮耀進入內心。我們的壞事情會有好處產生，我們的好事不可能被奪走，而最好的還沒有來。「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立比書四：8）

## 操練感恩

若你首先學了思想的操練，那麼其次還有感恩的操練。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第六節說，「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感恩是與焦慮形成了對立。但是再看仔細一點——這和直覺有點不太一樣，對嗎？我們期待保羅會先說，把你所要的告訴上帝，然

後若你得到了你所要的，就為祂的應允而感謝祂；但是保羅不是這麼說的，他是說，當你在求的時候就要感謝上帝，在你知道所求之事的  
答案前，就要感謝。

為什麼像是我得事先感謝上帝那樣？乍看之下，這很沒道理，但是若我們多想一下，我們就可以明白保羅的重點是在哪。保羅本質上是在呼籲我們，要信靠上帝對於歷史和我們生命的主權掌管。他在告訴我們，除非我們是在提出衷心祈求的時候，同時承認我們的生命是在祂的手中，祂比我們更有智慧，否則我們就永遠不會滿足。這就是你所做的：無論祂如何對待你的祈求，你都為之獻上感謝。當然這也是那兩節關鍵經文的本質：一節是在舊約，一節在新約。「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創世記五十：20），以及「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馬書八：28）。一定不能使用甜膩膩的方式去讀《羅馬書》八章，它並沒有說，每件壞事都有「最後一絲白光」，或是可能會發生的每件可怕事情都以某種方式變成了「實際上的好事，若你學習正確地看待它。」不，保羅在《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說，萬事（甚至是壞事）最終都會一起被上帝以這種方式推翻——邪惡的本意，最後只會成就與它計畫之完全相反的結果，就是比起使用其他方式還更能得到的，更大的美善和榮耀。現在只有上帝有那種永恆的視角和視野，可以看見萬事都互相效力，為使我們得益處，使祂得榮耀，但是最終，我們也會站到那個位置，也可能看到這一點。

我們在前面某一章已經談到了這項基本的聖經真理——因為上帝掌權，所以我們要信靠祂。保羅在這裡卻是更進一步，因為上帝掌權，所以我們要感謝祂——我們要感恩地生活，因為我們知道祂就是如此；我們要事先就感謝祂，甚至是在我們提出祈求時；無論祂賜給我們什



麼，即使我們不明白，我們也都要感謝祂。

在這方面的一個生動例子，是當我在二十出頭時，為在交往中的女孩禱告了一整年，我想要和她結婚，但是她卻想分手。我一整年都在禱告說：「主啊，不要讓她和我分手。」當然現在回頭來看，她並非那個對的女孩。我除了禱告之外，事實上還幫了一下上帝的忙，因為有一年夏天，在我們就快要分手時，我搬到了一個更容易見到她的地方。我這是在說：「主啊，我把這件事安排得儘可能讓祢容易辦成。我為此向祢祈求，而且我甚至還把地理距離都除掉了。」但是當我回頭來看，上帝卻是在說：「兒子，當我的一個孩子提出祈求的時候，我總是會給他『如果人（他或她）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會祈求的。』」

你相信這一點嗎？你有多相信這點，你的平安就會有多少。若你不相信，你就不會得到本應該得到的平安。帶著感恩發出你的祈求。

## 操練重整我們的愛

有思考，有感恩，第三，還有愛。在《腓立比書》四章第八節，保羅告訴他的讀者，先要去思想「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這些東西是比較傳統的神學美德，關乎於頭腦和意志。但是他接著繼續要求他們思考「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從定義上來說，任何「可愛」的東西，都不只是真實的，而且也是吸引人的。<sup>5</sup>我相信保羅在這裡所力



勸讀者的，不只是要他們整理頭腦中的思想，而且要投入心裡的情感。保羅是在解釋，如何得到一個屬靈的壓艙物，讓你可以任憑湧的海面上保持漂浮，如何在艱辛和困難之中保守你的安慰。而他所說的是，在那種時候，單單思想正確的事情是不夠的，愛慕正確的事也很重要。

在這我們必須轉向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這位活在第三、四世紀的偉大基督教思想家。他深刻地意識到希臘哲學的根本問題，事實上，保羅就是在說這個。這根本的大問題是：你如何能過一個滿足的人生？之於此的希臘詞是 *autarkeia*，正是保羅在第十一節所用的詞。他說，「我……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它的意思是不仰賴環境，總有這樣的沉著、這樣的力量，不會因為任何事情而難過、挫敗、癱倒。

努力要做到這點的哲學家，如我們在前面幾章所看到的，是斯多噶派（stoics）。斯多噶派教導說，大多數人之所以不能夠過一個滿足、鎮定的生活，原因就是他們太愛其他事物了。你不應該太愛成功，因為即使你得到了，你也總是會焦慮，你永遠不會得到平安，因為你擔心會失去。此外，你也不應該把主要心思放在你的家庭，因為即使你有了了一個美滿的家庭，你也總是會擔心它，你總會擔心家人會不會發生什麼事，而若真的發生事情，你就會一蹶不振。

哲學家說，問題就來自於你愛了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物，若你愛某個東西，而它出了狀況，你就會迷失，因此他們說，除了自己的美德之外，什麼都不要真正去愛。為什麼？因為你的品格是你可以控制的。你無法保持自己的成功，無法讓家人活到永遠，無法控制自己心之外的任何東西，所以，只要把心放在自己的美德上——你可以決定有勇氣，為人正直，誠實。唯一應該也可以讓你滿足的事，就是知道你正在做你選擇想做，而且想成為的人。這才是在你的控制之下，其



他都不是，所以，只有讓你的內心選擇和品格，來作為自己的快樂，你才能體會安寧。

但是斯多噶派大錯特錯，尤其是他們的基本前提。以為美德是受自己控制的，這是錯的。是的，若你專心於成功的事業，你可能會傷心失望，但是若你轉而專心當一個高尚、有自制力的人，總是按照自己的原則生活，這也是完全沒辦法確定的事。你無法控制那一點，你是一個人，你很脆弱，很複雜，你的心思、意志、心靈、靈魂和身體交織在一起。你的美德可以讓你失望，就像其他的東西那樣，若你失敗了，那就會再一次地，一無所有，一蹶不振。

奧古斯丁拒絕了斯多噶派的思路，以之為不可行。他轉而論證說：「只有愛不變的事物才會帶來安寧。」<sup>6</sup> 不變之物就是不會改變的事物。你的美德可以而且會改變，就像你的事業、家人、財富都會改變一樣。我們之所以沒有平安，原因是我們愛著那可變的事物，就是環境可以從我們這裡奪走的事物。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變的，那就是上帝，祂的同在和祂的愛。唯一不會讓你失望的愛，就是不能改變的愛，不能失去的愛，而非基於你生活起伏或是你是否過得正直的愛，甚至這是連死亡都無法從你這裡奪走的。唯有上帝的愛是那樣，你表現不好也無法阻攔它，而且不僅如此，甚至連今生可能的最糟糕環境（突然死亡）也只會讓你更多地得著它！什麼東西是如此確定和穩固，甚至連死亡都不能傷其分毫，反而只是加強它？是上帝的愛和同在，上帝的美好，上帝的榮面。

這就是為什麼奧古斯丁可以這麼說。他在《懺悔錄》(Confessions)中說，「在『祂』那裡才是永無紛擾的安樂宮，在那裡只要人不拋棄愛，愛絕對不會遭到遺棄。」<sup>7</sup>

那麼很自然的，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要來回應這些，像是：「等等，你的意思是，我必須要愛上帝。但是我愛很多事：我愛物質舒適、我愛人、愛浪漫。難道你是在說，我必須要愛上帝，卻不能愛這些東西嗎？」不！而是必須重整你的愛。與其說你的問題是太愛自己的事業或家庭，倒不如說是，與這些東西相比，你是愛上帝太少了。魯益師跟隨奧古斯丁寫道：

因為我們對別人的愛，再多也不會是太多。屬世之愛的「越度」只能是相對於我們對上帝的愛而言；但不是出於我們對人的愛比上帝的愛多，而是出於我們對上帝的愛比對人的愛少。<sup>8</sup>

這就是我們得到平靜、安寧和平安的最後一個方式。即超乎一切地愛祂。

## 重置你的榮耀

在《詩篇》三篇，大衛王描繪了一個險惡的情景，他在其中被仇敵包圍了。事情看起來是如此之糟，以至於他自己的人都在偷偷說，上帝已經丟棄他了。大衛如何處理他在人群中信譽掃地和敵人的威脅呢？大衛寫道：

耶和華啊，我的敵人何其加增。



有許多人起來攻擊我。  
有許多人議論我說：  
「他得不著上帝的幫助。」（細拉）  
但你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  
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  
我用我的聲音求告耶和華，  
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應允我。（細拉）  
我躺下睡覺，  
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我。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  
我也不怕。（詩篇三：1-6）

大衛是怎麼得到這種平安的，以至敵人在他邊境集結時，他還可以平安睡覺？第三節告訴了我們。抬起頭來，「昂首」走路，在今日這也是一種健康的自豪的比喻，是一種清潔的良心和信心。雖然他的人民偷偷地在議論他，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被壓垮。大衛說上帝「使他抬起頭來，」這是怎麼做到的呢？這節經文說，「但你，主啊，……是我的榮耀。」Derek Kidner（柯德納）寫道：「『我的榮耀』是值得回味的表達法：它顯示……相形之下，世人的評價就顯得無足輕重。」<sup>9</sup>大衛意識到，他曾經傾向於讓人民的首肯和稱讚，變成了自我價值的來源。他「昂首」走路的原因曾是因為他的聲譽和受歡迎的程度；現在他卻斷言了這樣的神學真理：上帝才是他唯一的榮耀。

這對學習如何處理我們的苦難，有極其深遠的重要性。



當有東西從我們這裡被奪走時，我們的苦難是真實而正確的，但是我們在內心深處卻常常是不成比例地消沉，因為苦難使某種東西掙脫了我們掌握，而我們曾任由那種東西變成對我們來說，不單只是一件好東西，它在靈性和情感上變得過於重要，我們把它看成了自己的尊貴和榮耀，是我們可以昂首行路的理由。也許我們曾對別人說過，「耶穌是我的救主。祂的讚許，祂對我的看法以及祂為我做的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在實際運作中，我們是從別的東西那裡得到自我價值。在苦難中，這些「別的東西」被震動了。在大衛的情形裡，他多數的苦難都是完全正確的，失去兒子和人民的愛，遭到誣告，這些都是灼人的痛苦，但是他也意識到，他讓大眾意見和「屬地聲譽」變得對自己來說太過重要了，於是，他重新委身於以尋求上帝為他唯一的榮耀——這種事只能在禱告中做到，並且要透過悔改和景仰。他重新宣稱上帝的友善和與祂的同在，才是真正唯一重要的事，而當他這麼做的時候，我們看到他的快樂和勇氣都成長了。

可以把第三節當作一種基於景仰的悔改來讀。大衛在說，「但祢是我四圍的盾牌，哦，主啊！不是任何其他東西！祢是我的榮耀，是叫我抬起頭來的。不是這些別的，不是我的記錄，也不是政治勢力，甚至不是我兒子的愛或是人民的歡呼。只有祢！」這是讚美，然而它是基於悔改；但它也是基於讚美的悔改。

上帝如何實際地成為我們的榮耀？唯一的答案是：透過重新發現白白恩典的福音。若我們心裡聽過這樣的指控：「上帝不會救你；你不配！」那麼唯一的回答就是，上帝的救恩不是給配得的人，而是給謙卑的人，就是那些承認自己不配的人。這在第八節直接說了出來：「救恩（拯救）屬乎耶和華。」這與約拿有名的宣稱一樣：「救恩出於耶和華。」（約拿書二：9）我們沒有拯救自己——救恩不是我們賺來的。



大衛直覺地抓住了這項真理，他是靠恩得救的；但是我們有比他還要更大的確據。若我們在十字架的光照下讀第三節，就可以看見這點。在基督裡，主非常實在地變成了「我們的盾牌」，盾牌保護我們的方式，就是承受那原本會落在我們身上，意圖要消滅我們的擊打，它透過代替而保護了我們。當然，是耶穌站在了我們的位置上，承受了我們當受的刑罰。我們知道上帝不會丟棄我們，因為祂因我們的罪，丟棄了耶穌。我們知道，在基督裡我們是「聖潔，沒有瑕疵」

（歌羅西書一：22）的，即便在我們的記錄中有污點。所以基督徒知道，基督實在是我們在父上帝面前的榮耀和尊榮（約翰一書二：1-2）。若我們有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被控告擊垮。

所以，這就是我們受苦時必須要做的。我們應該環顧自己的生活，查看是否是因為把太多的心思和盼望放在某些事物上，所以我們的苦難才會變得如此不必要的劇烈。我們必須重置我們的榮耀，重整我們的愛。苦難幾乎總會向你指出，有某些事物是你以為沒有它就會活不下去的，但是實際上，若你依賴上帝的話，你是可以活下去的，而那就帶來自由。這並不意味著若我們完美地愛上帝，我們就不會受苦。不，因為好好愛上帝的人，的確也應該愛今生各式各樣美好的事物，耶穌完美地愛上帝，但是祂也常經憂患，主要是因為祂非常的愛我們。我們不應該採納斯多噶派的建議，把我們的心抽離於各樣事物，我們必須愛很多東西，而當這些好東西被奪走時，我們的確會受傷；然而，若我們在自己裡面培養一種在上帝裡的深刻安息，一種對於祂愛我們的生存性



把握，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苦難可以刺痛人、會產生痛苦，但是它卻無法顛覆我們、傾覆我們。因為苦難無法觸及我們的首要之事——即上帝，祂的愛和祂的救恩。

多年前，我記得救贖主教會有兩位年輕人，都是演員。他們去試了同一個角色，而那是他們到目前為止，被納入考慮的最大角色。兩人都是公開宣稱的基督徒，但是我認為其中一位把他全部的情感和靈性盼望，都放在要有成功的演藝事業上。他相信耶穌，但是很清楚只有在事業發展順利，他才能享受生活，覺得自己是好的。另一個人也是一位公開宣稱的基督徒，但是在經過一些失敗之後，他已經來到一個地步，是想要把人生的主要目標設定為討上帝的喜悅，尊榮那位拯救他的上帝，而他覺得他可以透過演員來做到這點。

他們兩人都被拒絕，都沒有得到戲份。第一個人一蹶不振，落入了一段抑鬱和吸毒的時期。另一個人剛開始也覺得很糟並且哭了，但是不久之後他就沒事了，而且說：「我猜我是搞錯了。看來我是可以在別的事上，更好地去使上帝喜悅並尊榮祂。」看見差別了嗎？第二個人把他的演藝事業看作是達成目標的手段；第一個人卻把演員當成是目標本身。生活處境不可能觸及第二個人在生命中的主要財寶，但卻能夠襲捲第一個人的財寶，而這對他來說就會是很可怕的。蒙上帝所愛，為上帝所了解，這就是最終極的財寶，若你以這為你的終極財寶，那就不會有「賊挖窟窿來偷」了（馬太福音六：19）。

## 可怕，卻美好的過程

我們說過，苦難好像煉爐，像是痛苦、灼人的熱浪創造了純淨和美麗。現在我們可以來看看做到這點的一種方式。苦難指明了那些之



於我們變得太過重要的美好事物，而我們對苦難的回應也絕對不能用一般的方式，就是拋棄這些可愛的事物；而是應該轉向上帝，更加愛祂，並且把我們的根更深地扎在祂裡面。當事情平順時，你永遠無法真正了解自己的心；只有當事情不順的時候，你才能真正地了解它。那是因為，只有當苦難臨到時，你才會意識到誰是真正的上帝，有什麼是你生活中的假神。也只有真正的上帝才能與你一起走過那個煉爐，並從另一邊走出來，其他假神都會在煉爐裡把你拋下。

生動表達了這個過程的一首讚美詩，是約翰·牛頓（John Newton）《奧爾尼聖詩》（*Olney Hymns*）中的一首，曲名叫做〈這些內在試煉〉（*These Inward Trials*）。牛頓在其中談到了「蓖麻」，即在《約拿書》四章讓約拿感到愉悅的蓖麻（植物），但是上帝卻用熱風來讓它枯萎，為以向約拿揭露出他錯置的優先順序。在這首讚美詩中，它象徵著帶給我們喜樂和愉悅的事物，卻因為試煉而失去，從而帶給我們憂傷。這首讚美詩不需要多作說明——它的意思不言而喻自明。

我祈求主讓我可以成長，  
加添我信愛並各種恩量，  
更多知道祂的救恩深廣，  
更熱切尋求祂榮面明光。  
我希望在某個良辰美時，  
祂會立刻回應我的祈求：  
藉著祂聖愛的激勵力量，

我罪被征服，安息也盡享。

但祂卻反過來讓我察覺  
我心中隱惡在猛然跳躍；  
祂又任憑地獄的憤怒權勢  
從各方攻擊我的靈魂不歇。

啊，祂似乎還要親自出手  
不斷加增我的煩惱憂愁；  
廢除我的所有美妙計畫，  
吹乾我的蓖麻，使我低頭。

主啊，為何如此，我顫抖著呼喊，  
祢豈要讓祢的蟲子死掉才算完嗎？  
「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主回說，  
我才回應恩典和信心的祈願。

「我所使用的這些內在試煉，  
可以讓你脫離自我和驕傲的籠樊；  
我打破你屬地喜樂的籌劃，  
是要讓你在裡面找到全部樂歡。」

## 平安的秘密

讓我們回到《腓立比書》四章。我們要如何讓自己更愛上帝？「上



帝」可以仍然只是抽象的，即便你相信祂。我們要怎麼樣才能感受到更多對上帝的愛？不要直接去努力改變你的情緒，那起不了作用，相反的，讓情緒從你所定睛的那處自然地流淌。注意保羅所說的：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不只是在上帝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四：7）。這就是關鍵。你不可能回家嘗試抽象地去愛上帝，你必須注目在耶穌身上——看祂是誰、祂為你做了什麼。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盯著上帝，而是具體專注於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才能讓你去愛那不變的，找到安寧。定睛在耶穌為你所做的事上——這就是發現上帝不可抗拒之美好的方式。

《以賽亞書》五十七章有一個地方說，「惟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得平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我的上帝說：『惡人必不得平安！』」（五十七：20-21）乍看之下，這好像只是另一句這樣在舊約的聲明：上帝會擊打作惡的人。但是再看一下，這談論的是自然的後果。斯多噶派說對了，若你為任何事情而活、愛任何事情的程度，超過了這樣去對待上帝的程度，那麼你的生活就會總是像翻騰的海，你會不得安息，沒有平安。若你愛任何事物超過上帝，那你就會總是擔憂，上帝是在說，「轉離我的自然後果、不把你的整個生活中心放在我身上的自然後果，就是深刻的不安。」

這是我們所當得的。但是在《哥林多後書》五章二十一節說，「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上帝的義。」這個意思不可能是，上帝使耶穌在實際上有罪。它的意思是，耶穌在十字架上被當成罪人來對待。祂



得到了我們所應得的——而我們所應得的事情之一，就是這之於平安的可怕失去。你還不明白嗎？你有看見耶穌基督在走向十字架時說，「我只要專心集中在上帝身上就好，我身處任何環境都會感到知足」嗎？不！耶穌沒有那麼說，因為祂不是那樣的！

耶穌失去了祂的一切平安。祂在十字架上喊了出來。事實上我們被告知，祂是大喊著死去的。《馬可福音》的解經家威廉·蘭恩（William Lane）說，

遭遺棄的呼喊，那聲尖叫——被釘十字架的罪犯通常會完全力竭，早在死亡之前就失去了知覺。馬可記載的濃烈寫實主義，描繪了一個突然、劇烈的死亡。遭遺棄的呼喊表達了難以測度的痛苦。<sup>10</sup>

耶穌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我們所當得的，包括這種宇宙性的、深刻的痛苦和不安。祂得到我們應得的，《哥林多後書》五章第二十一節說，這是為了讓我們可以得著祂所配得的。耶穌失去了祂的一切平安，是為了使你我有永恆的平安。定睛在祂所做的、祂是如何為你而做的——這會帶領你走過。這就是會讓上帝對你而言是顯得可愛之事。

讓我向你指出這會如何運作。史派福（Horatio Spafford）是一位美國律師，他在一八七一年的芝加哥大火中失去了一切。之後過了兩年，他送妻子安娜（Anna）和四個女兒搭上一艘要跨越大西洋到英國的船。這艘船撞上了另一艘船，開始沉沒，當船開始下沉時，安娜把四個小女孩叫來一起禱告，船沉到水面下，她們被浪頭打散，四個小女孩都淹死了。一艘救生船發現了安娜，當時她正失去知覺地漂浮在水面。他們將她帶到了英國，她發給史派福的電報，只有幾個字：「僅我獲救。」



當史派福搭船去英國，要把太太接回家時，他開始寫一首讚美詩：「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平安如江河……」這就是他寫的詞。也是我希望你思考的：為什麼一位面對自己悲傷，尋求上帝這如江河的平安之人，要花一整首詩去談論耶穌和祂的救恩大工？為什麼他要在這種時候，談論自己罪的這個話題？他寫道：

回想我眾罪，全釘在十架上，  
每念此，衷心極歡暢，  
主擔我重擔，何奇妙大恩情，  
讚美主！我心靈得安寧。<sup>11</sup>

這和他死去的四個女兒有什麼關係？大有關係！知道為什麼嗎？當事情不順的時候，你失去平安的一種方式就是，也許你會認為自己是在受罰，但是看看十字架，所有的懲罰都落在耶穌頭上了；另一個你會想的事也許是，上帝可能漠不關心，但是看看十字架，聖經啟示所給你的上帝，是這麼說的，「我也失去了一個孩子，但是並非不情願的——而是自願的，在十字架上，是為了你。好讓我可以把你帶進我的家裡。」

在那首讚美詩裡，可以看到一個人是在思考、感恩並且去愛，從而進入上帝的平安。這對他在那些環境下起了作用，對保羅在他的處境下起了作用，它也會對你有所作用。



1 引於魯益師，《痛苦的奧秘》，林茵譯，引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C. S. Lewis, "Epigraph," *The Problem of Pain* (HarperOne, 2001), p. viii.

2 戈登·費依，《腓立比書註釋》，潘秋松、吳蔓玲譯，頁290，美國麥種傳道會，2004。保羅在這裡所說的，遠不如我們所認為的英文翻譯那麼清楚。這裡所給的印象是，他最後一次呼籲他們「把心思放在」更可敬的事情上。這在某個意義上也許是對的，但是用詞和語法卻是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和合本》譯作「思念」的動詞 *logizdomai*，一般意思是『計算』（意指『考慮』），而不是單單想一想罷了。因為保羅使用的頭四個詞已經指出什麼是美德和值得稱讚的事，所以他在這裡所加上自己的但書（若有……若有……），很可能是因為他期望他們能以基督作為標準，從自己所處世界中選擇遵行美善與值得稱讚的道德行為。」（編註：考慮到完整的語意表達，此處採用中譯本之整段語句。）G. D. Fee,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Eerdmans, 1995), pp. 415-16.

3 對於世俗世界觀的蒼白，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達爾文（Charles Darwin）寫道，「若一個『人』沒有確切且堅持相信，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或是將來有善惡的賞罰，那麼就我所理解的，他的生活標準就只能是跟隨最強的或是在他看來像是最好的衝動和直覺。」（Charles Darwin, *Evolutionary Writings*, edited by James A. Secord, p. 396. 可見於 books.google.com.）偉大的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是二十世紀早期的一位強悍知識份子，他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沒有道理賦予人類一種意義，是與賦予狒狒或是沙粒之意義有不同性質的……世界產生了響尾蛇，也產生了我；但是我一有機會，就會殺了牠……而對此的唯一理由就是，這符合了我想要的世界，也就是每個人都試圖按照自己的力量所塑造的世界。」（轉述自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Essential Holme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A. Posner, pp. 108, 114. 可見於 books.google.com.）歷史學家貝克（Carl L. Becker）很有名地說過，從嚴格科學的觀點來看，人類必須被視為「並沒有比世界表面上的隨機沉澱多出多少，只是腐蝕鋼鐵和結出穀物的同樣力量，在兩次冰河期之間，隨意拋擲出來的東西。」（引於 Steven D. Smith, *Disenchantment*, p. 179.）英國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尖酸地論到現代的世俗神話，諸如：「人類有獨特的價值或是生命的意義，或者我們有任何可以變得更好的盼望，歷史會有某個終點。」人類並沒有比動物或植物更有價值，「人類的獨特性是從宗教繼承過來的的神話，而人本主義者把它回收進科學裡，了」他寫道。「進化是沒有終點或方向的，所以，若社會發展是一個進化過程的話，那它會不知道要去哪裡。」Gray, *The Silence of Animals*, p. 78.

4 Jonathan Edwards, "Christian Happiness," in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Sermons and Discourses 1720-1723*, vol. 10, ed. Wilson H. Kimnac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97.

5 戈登·費依，《腓立比書註釋》，潘秋松、吳蔓玲譯，頁291，美國麥種傳道會，2004。可愛的是人們所認為「可愛的」事物，意指對它抱友好的態度。英文新耶路撒冷聖經譯本（NJB）的翻譯把這個意思抓得很好：「任何我們喜愛的東西。」Fee,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p. 418.



- 6 奧古斯丁是如何顛覆「幸福論」(認為幸福的最高源頭就是一個人的美德)，這在伍斯特福(Wolterstorff)《正義論》(*Justice*)的第七和第八章有講述。「只有愛不變的事物才會帶來安寧」這句話，總結了奧古斯丁的教導，也用來作為第八章的標題，頁180。
- 7 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懺悔錄》，徐玉芹譯，頁89，志文出版社。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ook IV, 11.。
- 8 魯益師，《四種愛》，汪詠梅譯，頁147-14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C. S. Lewis, *The Four Loves* (Harcourt, 1988), p. 122.
- 9 柯德納，《丁道爾舊約註釋——詩篇(上)》，劉良淑譯，頁72，校園書房出版社，1995。Kidner, *Psalms 1-72*, p. 55.
- 10 參看，William L. Lane, *The Gospel of Mark*,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Eerdmans, 1974), pp. 573-74.
- 11 生命聖詩，《我心靈得安寧》。Horatio Spafford,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1873 hymn.

盼望  
HOPING

---

然後所有那些產生憂傷的勢力，  
開始向祢還債，  
並且是每一天，  
努力向祢讚美，為我解憂；  
還要小心且勇敢地建立我善，  
直到我抵達天堂，更見祢面。

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

〈患難組詩，四〉（Affliction IV）

---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示錄二十一：1-5）



對受苦者來說，沒有比擁有盼望更實際的了，盼望的衰微或失去，讓苦難變得無法忍受，但是在聖經的最後，有最終極的盼望：一個所有苦難都消失了的物質世界——我們眼中的每一滴眼淚都被擦乾了。這是改變生命的活潑盼望。

約翰在《啟示錄》裡為誰寫信呢？他寫給正遭遇到可怕之事的人。第四節給了一份清單，他的收信人正在經歷死亡、悲哀、哭號和疼痛。這卷書是在初世紀末期所寫的，我們知道那時羅馬皇帝多米田（Domitian）正大規模地迫害基督徒。有些人的家園被奪去和搶劫，還有些人被丟進鬥獸場讓野獸撕碎，供人觀看，另一些人的身體被刺穿在木杆上，被澆上瀝青活活燒死。這就是這卷書的讀者正在面對的處境。

約翰給了他們什麼，讓他們可以面對這一切？約翰給了他們最終極的盼望：要來的新天新地。這就是他給他們用來面對逼迫的。而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告訴了我們，這是有效的。我們知道，早期基督徒是帶著極大的鎮定和平安來承受他們的苦難，而且當野獸把他們撕裂時，他們還在唱詩歌，饒恕那些殺害他們的人。所以他們越是被殺，基督徒運動就越發增長。為什麼？因為當人們看到基督徒那樣死去的時候，他們會說，「這些人好像有點什麼。」你知道他們有什麼嗎？他們有的是「活潑的盼望」。

人類是受盼望塑造的被造之物，你現在的生活方式，完全由你對將來的信念所控制。我在幾年前讀到了一個故事，談到有兩個人被抓起來丟進地牢，在他們正要入監時，其中一個人發現他的太太和孩子都死了，另一個人則聽說自己的太太和孩子還活著並且在等他。在監禁的前幾年裡，第一個人日益消瘦逐漸萎縮，最後死了，但是另一個人卻忍了過來，保持堅強，十年後重獲自由出去了。請注意，這兩個人



遇到的是完全相同的環境，回應卻是不一樣，因為雖然當下  
的經歷是一樣的，他們的心思卻是放在不同的將來。決定他  
們如何處理眼前的，是將來。

所以，約翰用給人盼望的方式來幫助受苦的人，是很正  
確的。你相信你死後就會腐朽嗎？今世的生活就是你所能得  
到的所有幸福嗎？你相信有一天太陽會消失，所有人類文明  
都將滅亡，沒有人會記得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嗎？這是一  
種你可以想像未來的方式。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方式：你相信  
「新天新地」嗎？你相信有一個審判日，到那時每個惡行和  
不公都會得到解決嗎？你相信你正走向一個有無盡喜樂的將  
來嗎？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將來，而依照你所相信的，你也  
會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你的地牢、你的苦難。

我們說過，這項原則有一個歷史證據，就是早期基  
督徒承受他們殘酷試煉和苦難的方式。但是還有一個證  
據，一九四七年，非裔美國學者霍華德·瑟曼（Howard  
Thurman）在哈佛大學一次講座中，談到了黑人靈歌的意  
義。他回應了對這些歌曲的一個批評：那些歌曲過於「他世」  
性。的確，它們滿是對天堂和審判日的提及，還有冠冕、寶  
座和我們將穿上的義袍。對此的批評是，非裔美國奴隸並不  
需要那些東西，事實上，關於天堂的談論，可能還會把他們  
變得太溫馴，太容易接受自己的景況。但是霍華德·瑟曼回  
應說，

事實很清楚地表明了「這種歌唱的信仰」的確有助於深化  
忍耐的力量，並承受苦難……它教導人們如何在生活中昂



首，勇敢直接面對那些最激烈反對所有盼望的事實，並把這些事實當成原料，從中塑造出一個盼望，是環境中一切殘暴都無法打垮的……這……使他們能夠拒絕虛無，堅持生存的極度權利。<sup>1</sup>

瑟曼主張，奴隸們相信基督教信仰，因此知道新天新地和審判日。他們知道，最終他們的一切渴望都會得到滿足，沒有一個行不公者能逃脫任何追討，一切過犯都會被消滅，而那是一個無論多少壓迫都無法撲滅的盼望。為什麼？因為他們的盼望不在當下而在未來。有人則是主張，奴隸們若把盼望放在某種具體的政治行動上會更好，然而，若是盼望於自己的成就，這種盼望就可能會被粉碎，結果就是被絕望淹沒。但是對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卻永不會被剪除，因為它是確實的——它是基於上帝的作為，而非我們的。

當然，瑟曼聽眾中那些受過教育的世俗人士，有很多人都相信，雖然靈歌裡的那些東西是美妙的象徵，但是你不可能把它們當真。然而，瑟曼正確地主張，若你不把它們當真，那麼它們也就不可能會是真正的盼望。他說：

話說到最後，拒絕把真理當真，就是否認生命有它自己的尊嚴，否認人有得到相應滿足的權利或必要性。按照這種「世俗的」看法，當下這一刻就是全部——一個人……變成了囚徒，被關在暫時事件的狹小世界裡，僅此而已……對這些奴隸歌者來說，這種看法完全不能令人滿意，所以他們徹底並斷然地拒絕了它。這就是他們神奇的成就，使他們與人類有創造力的偉大宗教思想家並肩。他們把一個不值得的生活，即為奴的貧窮生活，變得……值得去過！他們帶著持久的熱情接受了一種這樣的生命觀，就是包含了他們經歷的所有事件，卻沒有讓



他們在那些經歷中耗盡。對他們來說，這種生活品質就是堅固的事實，因著深藏在他們裡面的東西，他們發現了上帝和祂深遠的目的……認識上帝，就是過一個值得最崇高生命意義的生活……<sup>2</sup>

瑟曼拒絕了對聖經應許「只是象徵」的解釋，他的拒絕完全正確。設想你可以回到過去，與奴隸們坐在一起，說：「你知道的，我們很高興你從靈歌裡得到了很多，但是若你有機會進入非常好的學校，你就會學到今生就是一切。真的沒有什麼『天堂會補償這裡的一切苦難、審判日會糾正萬事，解決所有不公』，但是我仍然希望你過得有盼望和無畏。」你可以想像會有人這樣回應：「讓我搞懂這一點！你的意思是，今生就是一切，若我們未能在此時此地得著幸福，那我們就是永遠得不到；然後，在知道這點之後，我們還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活得昂首挺胸？把我的古老盼望還給我！它並不是完全仰賴於我的政治際遇。」

我們大概沒有一個人會被丟進獅子籠裡，在別人的歡呼觀看中，被撕成碎片；可能我們也沒有一個人會經歷到那種做牛做馬的生活。我們有重重壓在頭上的事，但是那些事情並沒有像獅子和鞭子這麼嚴重。所以，如果這種偉大的盼望，幫助那些人去面對了他們的問題，它不也應該可以幫助你我面對我們現在的問題嗎？

但是，我們怎麼能確定那種將來是給我們的？答案是：你若相信耶穌，就可以確定，因為祂承受了我們所當得的，好讓我們可以得到祂所配得的天堂和榮耀。唐納德（Donald



Grey Barnhouse) 在賓城第... 小的時候，他就失去了太太。唐納德博士試圖幫助他的小女兒和自己，去處理失去太太和媽媽的問題。有一次他們在開車，一輛巨大的搬家卡車從旁邊開了過去，當卡車開過去時，車影掃過了他們的小車，這位傳道人靈機一動，說了一些類似這樣的話：「你寧願被卡車碾過，還是被它的影子碾過？」他的女兒回答：「當然是影子啊，那根本傷不到我們。」唐納德博士回答說：「對。若卡車沒有撞到你，而妳只是它的影子撞到，那就是沒事。所以，覆蓋你媽媽的也只是死亡的陰影，她實際上還活著，而且比我們活得還好。這是因為兩千年前，真正的死亡卡車撞上了耶穌，正因死亡撞擊了耶穌，而我們又相信祂，所以現在可以臨到我們頭上的，就只是死亡的陰影，死亡的陰影不過是我進入榮耀的入口。」<sup>3</sup>

我們都唱過那首歌，〈基督耶穌今復生〉(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它最後一節的最後一句歌詞是：「效主樣式亦復生，經歷十架亦得勝。」那是什麼意思呢？它幾乎像是一句嘲弄。它好像在說：「來呀，十字架，你把我放得越低，也就是讓我升得越高！來吧，墳墓，殺我吧！你所能做的，就是把我變得比以前更好！」若耶穌基督的死是為了我們而發生，若祂承擔了我們的絕望，好讓我們現在可以擁有盼望，並且若耶穌基督的復活是真的發生了，那麼就算是最壞的事，也都會變成最好的事，而且最偉大的還沒有來。

我的生活不常感到「超乎理解的平安」。但是有一次我覺得非常感恩，就是發自於這偉大的基督徒盼望。那是在我在癌症要動手術之前，我的甲狀腺就要被拿掉了，之後還要面對放射碘的治療，為了要摧毀體內殘留的甲狀腺癌組織。當然，全家人和我都被這一切嚇到了，非常焦慮。在我要動手術的那個早上，我對妻兒說再見之後，護士用輪



椅把我推進了預備的房間。就在他們要為我打麻藥的前一刻，我禱告了，而讓我很吃驚的是，我突然得到了一個新的看待萬事的清楚眼光。在我看來，宇宙好像是一個充滿喜樂、歡笑和崇高美麗的龐大場域。它當然是這樣的——三一上帝不就是把它造得充滿了祂自己無盡的喜樂、智慧、愛和喜悅嗎？在這偉大的榮耀之球中，只有一點小小的黑暗（我們的世界），那裡有暫時的痛苦和苦難，然而那只是一小點，而且很快就要消逝，一切就都光明。然後我想：「手術做得如何真的沒關係，一切都會好的。我、我太太、我的孩子、我的教會，一切都會好的。」我心中帶著明亮的平安睡著了。

魯益師寫道：

因為，若我們嚴肅對待聖經，若我們相信上帝有一天會賜給我們晨星，使我們穿上太陽的光華，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猜想，古代的神話和現代的詩歌，雖就歷史而言很不真實，但就預言而言，卻是非常接近真理。當前我們是在世界的外邊，在門外邊，我們察覺到了早晨的清新和純淨，但它們卻不能把我們變得清新和純淨，我們無法與我們所看到的光華融合在一起。但是新約的所有頁面都窸窣低聲說，並非總是如此。有一天，上帝若許可的話，我們就將進入。當人類靈魂變得完美地自願順服，就像是無生命的被造物無聲順服那樣，隨後他們就會穿上自然的榮耀，或者可以說是穿上那更大的榮耀，連自然也只能算是其初步的素描。我們蒙召透過自然而入門，經由她，進入那被她適當反射出來的光華。<sup>4</sup>



附註

<sup>1</sup> Howard Thurman, *A Strange Freedom: The Best of Howard Thurman on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Public Life*, eds. Walter Earl Fluker and Catherine Tumber (Beacon Press, 1998), p. 71.

<sup>2</sup> 同上，頁 79。

<sup>3</sup> 這個故事有很多種版本，每種都有些許不同。其中一個典型版本可以參看：<http://www.family-times.net/illustration/Troubled/200318>.

<sup>4</sup> C. S. Lewis, "The Weight of Glory." 收錄於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3A%2F%2Fwww.verber.com%2Fmark%2Fxian%2Fweight-of-glory.pdf>, p. 8.

## 後記

### EPILOGUE

讓我們總結一下所學到的。若我們知道關於苦難的聖經神學，把心靈和腦袋都投入其中，那麼當憂傷、痛苦和損失來到時，我們就不會措手不及，也可以用聖經所陳明的各種方式去回應。這裡把它們整理成了十件我們應該做的事。

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苦難的多樣性。有些試煉主要是因為錯誤的行為而帶來；有些主要是因為其他人的背叛和攻擊；然後還有些更普世性的損失，是無論人們如何生活都會發生的，諸如：所愛之人的死亡、疾病、經濟困難或者是你自己瀕臨死亡。最後一種苦難可以說是最恐怖的，像是小學校裡的槍擊屠殺案。當然，很多實際的苦難情形都混合了這四種裡面的幾種。每種苦難都會帶來多少都有些不同的感受：第一種帶來罪咎和羞恥感；第二種帶來憤怒和憎恨；第三種帶來悲傷和懼怕；第四種帶來困惑以及或許是對上帝的憤怒。雖然這些所有苦難的形式，都有共同的主題，處理方式也有共同之處，但是每一種都需要有它自己獨特的回應方式。

其次，你必須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受苦者之間的個性差



異。你必須謹慎，不要以為上帝幫助其他某位受苦者走過火焰的方式，會與祂帶領你的方式完全一樣。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把不幸的經歷，概覽為有以下的組成部分：孤立、內爆、定罪、怒氣和與痛苦「同謀」。快速瀏覽一下這個清單所揭示的，這些因素的強弱是取決於一個人的情緒個性和靈性成熟度，也取決於逆境背後的原因。我們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第三，還有哭泣。在自己和上帝面前直截了當地誠實面對你的痛苦和悲傷，這很關鍵。不要以忠信的名義來否認你的感受，或者過於試圖去控制它。讀一讀哀歌詩篇或是《約伯記》。當我們絕望的時候，上帝對我們很有耐心，把你的靈魂向祂傾倒。

第四，還有信靠。儘管上帝邀請我們帶著真實的情緒在祂面前傾心吐意，但是祂也呼召我們信靠祂的智慧（因為祂是主宰），信靠祂的愛（因為祂走過了你所走過的）。儘管你很悲傷，你最終也一定要能夠像耶穌（先誠實地懇求「把這杯挪去」以後）那樣說，「照祢的意思」。要搏鬥到你可以說出那句話來。

第五，我們必須禱告。雖然約伯有很多抱怨，還咒詛了自己出生的那日，但是他這一切都是禱告中做的。他是在向上帝抱怨、在上帝面前掙扎。你在苦難中也必須讀經、禱告、參加崇拜，即使那很枯燥或者痛苦。西蒙娜·薇依說，若你無法愛上帝，那你必須至少應當願意愛上帝，或者至少求祂幫助你愛祂。

第六，我們必須操練我們的思考。你必須默想真理，獲得那樣的眼光，就是因為記得上帝為你所做的一切以及將要做的一切，而有的眼光。你也應該做「自我交流」，這是聆聽你的心聲，也是對你的心講道理，對它說話。它意味著說：「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他的救恩！」（詩篇四十二；詩篇一百零三）這不



是去強迫自己有某種感受，而是引導你的思想，一直到你的心投入在其中。我們必須要做很多與基督徒盼望有關的思考和自我交流。若你是正在面對死亡（無論是你自己還是別人的），那麼特別重要的是去默想天堂、復活和將來的完美世界。不過，這種默想其實在所有苦難中都是關鍵。

第七，我們應該願意進行某種自省。我們建議了以聖經關於苦難是「健身房」的隱喻。我們必須在這裡小心，這不是說，我們總要在自己裡面找到我們受苦的原因。約伯的朋友試圖去這麼做，雖然約伯苦難的發生，並不是因為上帝試圖要糾正他的某些方面，然而，約伯在恩典和成熟上確實是成長了。每一次的逆境都是檢視我們自己的機會，去問：我需要怎麼成長？這次艱難揭示出了什麼弱點？

第八，我們必須要重整我們的愛。苦難揭露出我們太愛某些東西了，或者與這些東西比起來，我實在愛上帝太少了。我們的苦難之所以常常加重和加倍，就是因為我們把好事變成了終極的事。若我們在苦難中教自己比以前更愛上帝，那麼苦難只會把我們變得更好（而不是更糟）。要使這種情況發生的方法是，承認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為我們所受的苦，並透過禱告、思考和信靠，讓那種愛進入我們的靈魂。

第九，我們不應該躲避群體生活。西蒙娜·薇依談到了苦難可以多麼的孤立。然而，早期基督徒社群最有名的就是——其為受苦之人的好去處。早期教會作者宣稱，基督徒之所以能「死得其所」，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堅韌的個體，而是因為教會是一個有無比同理和支持之處。福音教義應該不可能讓教會產出很多像約伯道德主義朋友那樣的人，那種「叫



人愁煩的安慰者」。基督教福音對苦難經驗的解釋，以及賦予它們的意義，是世俗社會不可能做到的。去找一個受苦者能得到愛和支持的教會。

第十，有些形式的苦難，特別是上述四種裡的前兩種，需要有接受上帝恩典和饒恕的技巧，並能把恩典和饒恕給予別人。當逆境揭示出道德失敗或有罪的品格缺陷時，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悔改，尋求與上帝和別人和好。當我們的苦難是背叛和不公所造成的時候，關鍵點是學習饒恕，我們必須從心裡饒恕做錯事的人，放下報復心，若我們真的想要有效地追求公義的話。<sup>1</sup>

若你做了這所有的事，那麼就會如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所寫的，它們就會先帶你「喜入泣」，然後帶你「憂成歌」。

附註

1 這本書的焦點是在各種苦難上都需要的策略：信靠、自我交流、重整愛等等。不過，我們沒有檢視到兩個在某些情形裡非常必要的屬靈技能。第一個技能是透過悔改，接受上帝的饒恕，與祂和好。苦難常常揭示出我們自己的個人失敗，所以我們充滿了羞恥感。關鍵是要透過接受上帝的恩典，放下那種罪咎和羞恥感。另一方面，我們也常常需要饒恕別人的技能，很多逆境都來自於別人的背叛，在那些情況下，危險是在於被憤怒所吞噬，而不是罪咎感。這個關鍵是要透過給予恩典和饒恕，去放下憤怒。這兩種操練我們在這本書裡，都沒有處理。其他會有所幫助的書籍如下：J. R. W. Stott, *Confess Your Sins: The Way of Reconciliation* (Westminster, 1965); Dan Hamilton, *Forgiveness* (Inter-Varsity Press, 1980); Judith Gundry-Volf and Miroslav Volf, *A Spacious Heart: Essays on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rinity Press, 1997). 另可參看，提摩太·凱勒、凱西·凱勒，《婚姻解密》，趙剛譯，希望之聲出版，2015。Timothy Keller and Kathy Keller,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Fac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itment with the Wisdom of God* (Dutton, 2011), pp. 159–69.



## 致謝

## ACKNOWLEDGMENTS

像往常一樣，我想感謝這些朋友們，他們每年都用各種的方式，好讓凱西和我能夠離開三個禮拜，專心寫書。年復一年，琳·蘭德（Lynn Land）、提姆（Tim）和瑪麗·柯特妮·布魯克斯（Mary Courtney Brooks），以及簡妮絲·華斯（Janice Worth），他們都不遺餘力地給了我們這段不受打擾的時間。我也想要感謝於救贖主長老教會，在我身邊一起同工的團隊夥伴：布魯斯·特瑞爾（Bruce Terrell）、克拉格·艾麗絲（Craig Ellis）和安迪·布英德雷（Andi Brindley）。他們使我在工作上比起獨立運作更加有成效和效率，而且他們也是我在帶領一間龐大又優秀教會的同時，仍然有時間寫書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也虧欠了維吉尼亞州霍普威爾市的會友們許多，在那裡我從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牧會到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他們極富耐心也非常支持一位沒經驗的新手牧師，而凱西和我就是在那裡才第一次學到，要如何與面臨憂傷、損失、死亡和黑暗的人同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同祢 患難與共 / 提摩太·凱勒 (Timothy Keller) 作 ; 趙剛譯.

-- 一版. -- 臺北市 : 希望之聲文化, 2017.10

面 ; 公分

譯自 :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ISBN 978-986-94537-5-2(精裝)

1. 基督教 2. 祈禱

244.3 106018322

## 書名：同祢 患難與共

作者：提摩太·凱勒 (Timothy Keller)

譯者：趙剛

外文編審：陳德全

文字編輯：黃涵妮

美編設計：楊淑榮

發行人：黃國倫

出版發行：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11568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18樓

電話：(02) 2785-0126

傳真：(02) 2785-9659

E-mail: voiceofhopevoh@gmail.com

定價：NT 400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23日，一版一刷

再版年份：21 20 19 18 17

再版刷次：15 14 13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ISBN：978-986-94537-5-2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pyright © 2013 by Timothy Ke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cCormick & William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Published by Voice Of Hope Publishing Company  
Address: 18F., No.188, Jingmao 2nd R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 Taiwan (R.O.C.)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